通志堂經解

□ 12
1411
337

門 口 12
歸 1411
卷 337

清全齋讀春秋編序

宋元之際吳中多老師宿儒若俞石澗琰陳清全深俞邦亮元燮湯思言彌昌王子英元杰皆精究羣經咸有撰著石澗之大易會通至一百三十卷又爲集說十卷而他如經傳考証讀易須知卦爻象占分類不與焉清全于易于詩于春秋皆有編自宋社既屋即謝去舉業沈潛問學淹貫遺經閉門教授鄭元祐稱其年登耄耆生識先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良有然矣讀春秋編十二卷原本左胡采摭諸說深有益于學者偶獲元槧本爲加校勘而屬之梓先生字子微世爲吳人元天曆間奎章閣臣以能書薦匿不肯

出別號寧極所著詩文名寧極齋稿子直字叔方有孝行能繼父業以慎獨名其齋蓋父子皆吳隱君子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一

吳郡 陳深 撰

春秋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師傳古曰春秋之義聖人褒善貶惡之公如天道之春生秋殺也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庶子母聲子姬姓侯爵自伯禽始受封傳世二十二邱至隱公攝主國事論法不尸其位曰隱

元年 己未 **春王正月** 元年魯隱公之始年也是爲周平王之四十九年書春于王正月之上聖筆也夫子行夏時之志爲萬世立法也周以十一月爲歲首但以其朝會大事發號施令自此月始未嘗改月也夏正以寅商更以丑先一月也周以子秦以亥皆先一月也使無夫子行夏時之論一代之更必先一月何有已也周禮天官布治于正月之吉始和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可見當時不改月也經傳引證甚多別有論辨此不欲殫舉左氏以十一月爲周正月聖人何故加春之一字十一月謂之春可乎何聖人春冬之不知邪此必無是理也或曰夫子周人也何肯更周正朔而用夏時吁夫子不云乎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知我者知爲立萬世百王之大法罪我者以匹夫而擅天子之權也然不曰春正月而曰春王正月示正朔必出於王也其時王政不行諸侯不復知有王禮樂征伐不稟命於天子而正朔之大亦國自爲歷夫子特書王之一字示正朔必出於王而天下之大不可無所統也

所以誅其無君之心
也其意深矣遠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公隱公魯侯爵而稱公者臣子之詞夫子書他國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邦先祖之所肇事從臣子所稱之爵所以崇敬也及者與也凡盟內為主則稱及彼來而及之也邾公羊作邾婁與禮記檀弓同蓋齊人語也邾魯附庸之君不及五十里毋附庸未賜命以為諸侯故不書爵其後儀父事齊桓以奬王室王命以為邾子儀父邾子字也名克公羊曰稱字褒之也褒之者豈非以其雖小國而能自立俾大國有所屈而求之哉左氏以為公即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違背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此私盟之始春秋之所惡攝位之初而汲汲以求焉惡隱公之私也邾今襲慶府鄒縣蔑姑蔑魯地今兗州瑕丘縣有姑蔑城蔑公穀作昧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鄢於晚反　此兵之始也鄭國伯爵也段鄭伯弟大叔段也克勝也鄭今鄭州新鄭縣鄢今開封府鄢陵縣鄭伯之於弟大其封以侈其心稔其惡而待其成及逆節已露而遂討之以力勝為事故書曰鄭伯克段克猶克敵然傳例言得雋曰克以必誅為期也左氏言段奔共非也奔共則不書克矣蓋段之子公孫滑奔衛也厥後滑假衛之力取廩延而段無聞焉段見殺無疑矣穀梁氏曰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胡氏曰春秋推見至隱誅鄭伯以為首惡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

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咺呼阮反　芳鳳反　此王室下交諸侯之始也天王周平王也周稱王春秋加天於王之上謂王者與天同人王能體乾元剛健之德則典禮命討豈不能奉而行之此聖筆稱天王之義其言深矣宰周太宰也咺名也宰而名之著其貶也來來魯也惠公隱公之考仲子宋武公女子宋姓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惠公以去年薨仲子卒之年月雖經無明文以其歸賵度之亦卒於去年也公羊氏謂惠公仇子兼之也春秋用其竊號書之以志僭亂也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天子諸侯內職備具后夫人亡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惠公以庶妾仲子立為夫人是以妾為妻也瀆亂甚矣天子賵弔諸侯行人之職而又使太宰親之是可譏也況兼筆首書天王以發大義繼書使宰咺來賵人之妄則失天王之道但書實事而譏自見此所以為聖人之訓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音肅　此參盟之端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皆微者微者謂士也微者盟會不志於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左傳惠公之季年敗宋師於黃公立而求成焉盟于宿始通也周官有司盟蓋盟以結信春秋書盟者惡之謂信不由中尋自敗之盟蔑盟宿不數年而伐邾伐宋安在乎盟也故春秋惡之宋今梁國睢陽縣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

賤以蔽
微者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食邑伯爵也祭伯爲王卿士來來魯也 左氏曰非王命也聖筆直書祭伯來則私來魯可知矣此春秋王臣私交之始也祭伯爲王卿士非將命不出竟今無故越官而來何耶穀梁謂來者來朝也但書來而不與其朝所以明其罪也

公子益師卒 益師字衆父衆仲其後也書大夫卒以紀恩也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諸侯之卿必受命于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爲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爲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

二年 庚申 春公會戎于潛 胡氏傳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杜氏注陳留濟南縣有戎城潛魯地 此外交于戎之始也聖筆直書公會戎于潛其賤自見春秋凡書會諸侯皆譏況會戎乎戎必其酋也不言某戎名號不與其稱以外之也然其義在貶公耳春秋於華夷之辨尤謹戎狄是膺周公也隱周公之子孫也非惟不能膺之亦不知馭之之道反與之修好既會而又盟背而爲夷矣嗚呼夫子謹嚴之訓凜然其可畏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今密州莒縣向杜氏注譙國龍亢縣有向城漢志向屬沛郡寰宇記應天府穀熟縣 此入國之始也莒小國也向魯邑也以莒子和忌而遽入人之邑向亦無所備禦不能固其邑 左氏傳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莒以當誅也聖筆書此以見當時征伐不自天子出一小國而淩弱暴寡如此天下可知矣

無駭帥師入極 穀梁駭作侅 極小國魯之附庸 此大夫專兵之端內入之始也無駭魯卿非受命於天子爲卿故削之稱族以誅之也義與入向同胡氏曰非王命而入人之國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師而征伐不加見天王之不君也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杜氏注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今之單州魚臺縣魯地也 左氏傳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 此盟戎之始也春秋書諸侯會盟皆譏況不能禦戎而畏之乃致戎而與之會盟耶隱公方春與戎會固已可罪及秋而又與之盟亦甚矣書曰公及見我之所欲也其辜不亦彰乎

九月紀裂繻 音須 來逆女 裂繻公穀作履綸程氏胡氏從公穀 紀杜氏注在東莞劇縣今屬青州壽光縣公羊曰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 左氏曰卿爲君逆也程氏曰來逆非卿則但書歸而已 裂繻紀大夫也爲紀侯使來魯逆女不書使則若裂

繻自逆何耶公羊氏謂婚禮不稱主人無主人自求婚之理必上有父兄主之者繻之來逆女必禮之不至禮不至而從之故書以譏之以正夫婦之禮也諸儒謂譏不親迎本公穀也然天子諸上卿逆於其國至於所館然後親迎以入周禮不載天子諸侯親迎之禮獨記有所謂冕迎於所館故曰大婚既至冕而迎之是也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婦人謂嫁曰歸劉氏曰歸于諸侯無委社稷宗廟越竟以逆婦之禮也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程氏曰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逆書歸明重事也

紀子帛莒子盟于密子帛左氏以爲裂繻字也公羊作紀子伯而曰無聞焉耳范氏注以夫子口授後記者有所失也故程氏以爲闕文當云紀侯某伯莒子盟于密謂春秋無大夫在諸侯之上者也竊嘗攷裂繻履繪繻與繪音同義同以裂爲履以帛爲伯音之譌也左氏以裂繻字子帛名與字稱意必有所授豈有鑿空附會撰此字耶魯以莒入向不能無憾而莒亦不自安裂繻爲紀逆女往來莒魯之間而知之紀侯既昏於魯裂繻於是道爲密之盟爲莒魯謀也卒之莒魯交好終隱及桓三十二年之間未嘗加兵接刃子帛之功也宇而不名褒之也

十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左氏以子氏爲桓母故於元年以子氏未薨而周王賵之以爲豫凶事周王在當時其君臣何如此之昏耶豈有未薨便以爲桓母故誤解經也公羊謂子氏爲隱母公欲讓位不以夫人禮葬故不書葬亦非也豈有生既稱夫人死不以夫人葬之乎穀梁氏以爲隱之妻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程氏胡氏張氏並用其說不地夫人薨有常處也薨上墜之聲君在而不書葬者蓋婦人從夫故君生則葬禮未備待君薨而合祔也

鄭人伐衛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　左氏曰鄭共叔段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　北諸侯專征伐之始征伐天子之權也而鄭專之其罪著矣衛都朝歌今濬州黎陽縣稱人將卑師少也

三年辛酉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傳曰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食正朔也何氏曰桓三年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是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後或失之前者朔在前也何氏曰謂二日食己巳日有食之是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何氏曰謂晦日食非公十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是也不書朔不食于朔也日有食之固有常度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妻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故日者人君之象日食則天變之大者也君道所大忌春秋屢書所以警戒人君當遇災而恐懼修省以塞天變也今春二月四陽方盛而食則陽不能勝而陰反干陽矣故聖筆直書以爲戒

三月庚戌天王崩平王也在位五十一年不名至尊也程子曰崩上墜之形四海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

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尹左氏作君以爲聲子非也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蓋古者世祿而不世官也

秋武氏子來求賻 此天子下求列國之始也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稱武氏見其世官何以不稱使古者王崩嗣王當喪諒陰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以非王命故不稱使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義也平王崩魯君不奔已可罪亦不遣一介之使以供其喪及葬又不往會而桓王乃遣武氏之子來求賻墮體失政取輕天下諸侯不臣天子失道此春秋直書所以交譏之也 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四者皆弔死助喪之禮也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和宋穆公也名之諸侯降于天子也外諸侯卒來告則書范氏曰內稱公而稱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胡氏曰諸侯曰薨大夫曰卒此何以書卒諸侯放恣上不請命聖人貶黜之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爲諸侯也宋宣公舍其子而立其弟穆公又舍其子而立其弟穆公又舍其嗣而歸其姊宋之亂二世實宣公啓之穆公成之也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今青州臨淄縣齊侯鄭伯莊也春秋特相盟不書此

關天下之故而後書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石門之盟左氏謂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石門亦齊地也在濟南臨邑縣書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鹹以志諸侯之散以見春秋之終始鄭齊爲之也春秋之初宋鄭爲仇國而齊乃鄭之與國宋衛爲西黨齊鄭爲東黨魯則徘徊於二黨之間唯利之從蓋初比於宋至艾之盟又從齊附鄭此書先齊以主之見出於齊意而鄭則從之也蓋齊僖不義而盛強鄭莊多詐而反覆二國合而列國被其禍故因其來告而特書之以志其本末

癸未葬宋穆公 穆穀梁作繆 程子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春秋无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

四年 壬戌 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杞夏之後在周爲三恪國在今開封府雍丘縣牟婁杞邑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苟東夷敢伐之取之至曲池之盟魯侯方與之平然牟婁爲莒有後牟夷以邑奔魯又轉而歸魯矣 此取國之始也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莒伐其罪而奪取其土惡又甚焉王法所當誅也穀梁曰言伐言取所甚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 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諫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弒桓公而立程氏曰自古篡弒多公族蓋

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于初矣其後弑立者則皆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天屬之親而反爲寇讎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其義非可例拘也　嗚呼衛之禍始於莊公之昏使妾上僭夫人失位而又寵嬖人之子州吁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莊公是也春秋書之以爲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穀梁八年傳曰不期而會曰遇杜氏曰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左氏傳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特相遇之始也周室微弱諸侯放恣會盟紛然又欲從簡易以遇禮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春秋以其非王事而出故特書以譏之也　宋魯遇清後助宋以謀鄭及明年宋圍長葛於是鄭來渝平六年秋宋取長葛八年鄭遂歸祊以結魯矣魯既歸祊於是背宋親鄭故十年會鄭伐宋取二邑然則鄭所以歸祊者志在於求魯賣宋而已

宋殤公陳侯蔡宣侯人衛州吁伐鄭　莊列國合黨逞兵始此宋鄭出奔鄭欲納之遂惡鄭衛州吁弑君自立將修怨於鄭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於是約宋伐鄭許以陳蔡從以中其所欲宋遂許之四國同伐鄭衛弑逆之賊天下所當誅宋殤蔽於欲而與之修好同伐人絕滅天理甚矣宜乎它日禍及其身衛主兵而先書宋誅首惡絕黨與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此大夫專將會伐之始也　翬羽父公子翬也　左傳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　魯隱之弗許合于義也翬不以公命行其專甚矣蕩氏之禍蓋兆於此由公貶之不早也　再序四國同伐以翬帥師而行故重書之聖筆簡嚴非詞之複其旨深矣吁列國而偕弑逆之儔以伐人之國春秋所甚惡況大夫恃強專將以助之乎宜其重言而極貶也翬不曰公子去族以誅之也　左氏傳會以爲再伐非也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音卜　濮陳地水名在曹衛之間殺州吁弑逆之賊明國中人人所得討也　石碏之謀也書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君自立半載矣不謂之君而名之待以逆亂也然不能即討者以四國連兵欲定其位石子圖之既久然後能討之則諸侯不討賊而與賊其罪不可勝誅矣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衛公子桓公弟也　左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何名之而不書公子皐其無先君之命又無王命也程氏傳書曰衛人立晉衛人立之也衛人以晉公子可以立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先君之命不可立也故去其公子奉山孫氏曰諸侯受國乎天子非國人可得而立也衛人殺州吁而立晉知所好惡矣聖筆書之亦傷夫亂而誅賞不出於天子也

五年　癸亥　**春公觀魚于棠**　觀公穀並作觀左氏作矣　書棠杜氏曰讒遠地也公羊曰棠者何濟上之邑也今

單州魚臺縣有魯侯觀魚臺　左氏傳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不聽遂往陳魚而觀之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凡十四月賊討而後葬是以緩泰山孫氏曰討則書葬　魯往會故書胡氏曰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也謚法辟土服遠曰桓桓見弒而加此謚衛侯爵而稱公見臣子之私謚也

秋衛師入郕　凡稱師將卑師衆郕杜氏曰東平剛父縣有郕鄉今單州任城縣也　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入衛故衛師入郕

衛與郕文王之子康叔封衛叔武封郕皆文之昭也　衛宣因亂而爲衛人迎立之後不聞立政立事以慰國人之望首以興兵修怨入人之國其暴戾甚矣書此所以著其失道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考成也落而成之也禮無二嫡諸侯無再娶孟子既爲夫人祔惠公之廟故隱爲桓母仲子別立廟廟成而祭之用樂舞也春秋因來賵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于以定夫人衆妾之分也及改舊而新用之曰初謂舊不如此也蓋舊僭禮八佾因衆仲之對而始用六羽也然衆仲之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亦非周禮也公羊傳曰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是也六羽僭諸公也羽翟羽舞者所執人持一羽凡舞有干舞有羽舞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樂魯自成王賜天子之廟故隱四年　五年

禮樂祀周公故後世皆用於羣廟今仲子廟舞羽始降以六爪未爲得也此後李氏舞八佾三家以雍徹上下俱僭禮矣聖筆因事書此所以定名分正典禮也

邾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故序在鄭上趙氏曰凡侵伐不書賊己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大國邾小國邾假鄭之力鄭又曾于師以同伐決非微者書曰人蓋賤其以小加大不量力而窮兵以逞賤之故也　邾人曰漷邑爲道以主兵　白居也

螟　蟲食苗心曰螟書災以重民事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苦侯反卒　公子彄孝公之子臧僖伯也上書日見恩禮也隱公如棠觀魚信伯諫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賢矣其卒也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吁生不能用其言沒則徒懷其賢亦何益哉

宋人伐鄭圍長葛　秋鄭與邾嘗伐宋甫冬而宋又報鄭干戈相尋何有已也　此書圍之始也伐國不言圍邑書其重也此兼書之以其圍之久而志於必取暴師經年而後克所以著其貪暴也長葛鄭邑今潁昌府長葛縣

六年甲子春鄭人來輸平　輸左氏作渝劉氏曰蓋是字誤今從輸　杜氏曰和而不盟曰平高郵孫氏曰輸納也鄭人請和來納其平泰山孫氏曰輸者來輸誠於我平四年羣會伐鄭之怨也鄭雖怨魯四年之伐而又恐復與宋人合縱以軋己也是以不憚屈辱而

九百九十

來釋前憾而願平之所以離宋魯之黨也繼以納祊結魯鄭伐宋得邬及防魯又取其二邑鄭以利啖魯也至十年魯借鄭伐宋敗宋鄭之謀遂矣而魯貪其利卒墮其計中而不悟也胡氏曰平者解怨釋仇固可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貶矣得其旨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魯地杜氏曰泰山牟縣有艾山今之龔慶府奉符縣也　左氏傳始平于齊也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方棄怨結好　公與齊會四十一始于艾終于定十二年盟黃　兩國會盟始見于此故謹而日之春秋之初宋魯衛一黨也齊鄭一黨也輸平盟艾魯將折入齊鄭矣

秋七月 杜氏曰雖無事必書首月其四時以成歲他皆放此何氏曰有事不月人道正則天道定矣

冬宋人取長葛 五年冬宋人圍長葛至六年冬方取之公羊曰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久也何氏曰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宋人更年取邑久暴師苦衆居外故書以疾之　宋圍鄭邑既久鄭莊不能赴訴天子方伯求解危難卒喪其邑是固可罪宋虐民強取則不可勝誅書圍於前書取於後宋之惡著矣

七年 乙丑 **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媵也伯姬爲紀侯夫人叔姬待年於父母之國至六年乃歸紀時紀侯去國紀季以鄰入于齊復存紀之宗社而叔姬歸于鄰紀之國侵削殆盡所存者宗社而已叔姬不以國之存亡易其慮唯宗社之是依

全亡婦道春秋賢不當書此特變例以書之者以其賢也

滕侯卒 杜氏注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張氏曰今徐州滕縣　禮諸侯無不名其不名者史闕文也春秋諸侯卒不同盟者凡五十二人九人不書名餘並書名　左氏曰凡諸侯同盟故薨則赴以名非也不書葬魯不往會也魯爲滕之宗國又鄰竟也既赴而不往會葬魯小而慢忽之聖筆存其卒闕其葬貶之意自見矣

夏城中丘 中丘杜氏注在琅邪臨沂縣東北今沂州臨沂縣　左氏曰書不時也　此書城之始也春秋書城三十六皆譏也爲政以民力爲重故春秋凡有興作必書者聖人愛民力而懲僭忒也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年齊侯之弟　左氏曰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此外臣來聘之始終於昭二十一年晉士鞅不書公子而書其弟著齊僖寵愛之私也齊僖愛其弟聘魯叙之禍聖筆特書其弟以貶年之過遂致亂適庶之辨以啓年之子無知篡而著後日之禍始于僖公也

秋公伐邾 邾宿故公懼而伐邾非義之甚也　左氏曰齊侯欲以鄭爲援今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久而渝擅興兵爲人而伐人非義之甚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此周聘魯之始也凡國伯爵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注汲郡共縣有凡城今濬州黎陽之境魯隱自即位以來不修臣職未嘗朝聘天子而乃遣使聘之失王體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言伐見其以衆杜氏註戎鳴鍾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強虓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陣也但言以歸非執也能死位　初武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及凡伯聘魯而還戎伐于楚丘以歸以歸者以之歸也凡伯必爲之屈辱隱然見於言外自王綱不舉君弱臣強夷狄陵中國侮王室辱天子之使而上不敢加之罪方伯坐視而不問其政刑可知矣楚丘杜氏以爲衛地張氏以爲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爲梁國己氏縣非衛之楚丘也

八年丙寅春宋殤公衛宣侯遇于垂 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遇于犬丘犬丘即垂也杜註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遇蓋閒禮相見故以謀事也特相遇不書此書宋衛將以爲參盟也宋衛本無隙而與鄭爲仇今欲求成於齊故相見以謀之耳此二君素相與者而瓦屋之盟齊方與焉則平齊可知也非齊將平宋衛於鄭也私交以植黨與亦春秋之所惡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 杜氏注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也餬氏曰去其官族罪宛所以罪鄭伯也　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琅邪費縣東南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鄭宣丁母弟故賜此湯沐之邑其餘則否邑近魯鄭前此來輸平以言請之矣未入地

至是來歸祊成王賜周公許田以爲朝宿之邑地近鄭鄭莊以天子不巡狩魯亦不朝欲以祊易許各取其近故先歸祊未言易也鄭伯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皆遜辭以求魯鄭莊不憚委棄先祖所受王邑與魯將以合當緡交卒使魯隱間宋於齊成敗宋入許之計又終得詒田鄭莊之策點不可勝誅也　書曰鄭伯使宛來歸祊見非魯求而鄭自歸之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

庚寅我入祊 師氏曰稱入者猶入人之國非所當入矣程氏傳入者內我入何祊非我有也何言祊非我有王者制諸侯之地有常鄭不得以與人魯不得以取諸人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劉氏曰未有言我入者其曰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卒蔡桓侯封人立　春秋於諸邾君之名謚可考而不至於混淆爾諸侯告終則書亦所以謹終辨實使先君之終則已紀錄於列國之史矣非特同盟朝會聘告之有證也

辛亥宿男卒 不名史失之也魯雖同盟以其微國不往會故不書葬

秋七月庚午宋殤公齊僖侯衛宣侯盟于瓦屋 瓦屋周地齊侯鄭宋故序齊上此諸侯參盟之始也故謹而日之有參盟然後有主盟矣春宋衛垂之遇謀求成于齊也齊從其請而今之與盟三國既質于神以示明信當息民講好以圖安明年齊會防之會魯受鄭之賂間宋于齊又明年魯齊鄭遂伐宋其視盟誓爲何物人心世變至此盟豈足恃也聖筆直書其事不待貶而自見矣

八月葬蔡宣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 辛書侯而葬
書公卒從正葬從其臣子之私謚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浮公穀並作包 浮來杜氏注
于宿不書公內之微者與宋之微者盟也此書公及公與莒之微者盟也穀梁
皆以及者內為志有汲汲之意公以國君之尊屈體而與下國之大夫盟特書
公及言非莒人之敢敵諸侯蓋公自欲之所以譏公之失禮也 莒嘗入向與
魯有隙後紀與魯婚今其大夫與莒子盟于密以平魯莒至是七年矣公先及
而與之盟莒固可
罪魯能無媿乎

螟 螟蟲害稼書
以紀災也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公羊傳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
梁傳無駭之名未有聞也或曰隱不爵大夫也
若挾辛是或說曰故貶之也若無駭帥師入極是
大夫也辛固當書而名之者以其首及亂階帥師入極其罪不可勝誅故去族
以貶之耳 杜氏以未賜族故名胡氏從之
以未賜族書名近古豈若後來世官之濫耶

九年丁卯春天王桓使南季來聘 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劉
氏傳曷為字下大夫也 周禮天
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間問以諭諸侯之志所以撫懷之也諸侯於天子朝覲
有時自王綱不振諸侯不修朝覲之禮而上不之問乃反數數聘之又不早荅

失為君威福之柄甚矣魯隱立十年宰咺凡伯南季三至於魯而魯隱蔑視王
室不行朝覲奔赴之禮不臣之罪何可勝誅春秋屢書王使之來魯魯大當遣
使如周細讀之不特譏天王
之失政而隱之罪自見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雨去聲 震雷陽氣之奮發而有聲也電陽氣之欲發而有光也言雨大
日公兩謂之淫淫雨謂之霖 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故皆為時災 凡雨自三日以往為霖平
地尺為大雪 震雷電雨雪 左氏傳春三月癸酉大
則非霖霖如音之潤言雷大則非春雷殷殷之聲三月而有此變異則陽未當
極而遽發之太暴失其節也何氏所謂猶隱久居位而不反於桓失其宜也至
于八日而大雨雪以陽極而發泄之暴氏以為盛陰之氣大怒桓將怒而竄氏
應而其應具存明天人
之際者則可考而見矣

挾卒 挾公穀作俠 穀梁傳挾者所挾也范氏曰俠名也所挾雖於經無所
見其卒也書之必卿大夫之有罪者故去族以示貶與無駭卒同
郎魯近邑 左氏曰書不時也 即近於宋城之以備宋也明年
遂伐宋魯侯志在伐國無愛民之心妄興大役失其時制書以貶
之也

秋七月 重言凡十七義
見隱公六年註

冬公會齊侯于防　杜氏註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今密州諸城縣有防城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會于防謀伐宋也　春秋凡書會皆譏也謂非王事相會聚爾公會諸侯伐鄭鄭畏魯之黨盛故屈體來輸平言歸祊田而魯遂親鄭八年祊田入九年公乃會齊謀伐宋九年遂敗宋取二邑皆鄭志也鄭假名義以動齊心俾齊背瓦屋之盟而不疑左氏不察其實稱之以正不知鄭莊假此以誑齊耳何足尚哉

十年戊辰春王二月　穀梁傳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無正謂不書正月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胡隱亙立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傳既會而盟于鄧爲師期也尋九年會防謀伐宋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杜氏注言先會非公本期　四年會宋以伐鄭翬固請而行今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可見無君之心也齊鄭稱人非卿也遣羽以會伐也翬不稱公子其貶與四年同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菅宋地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氏傳不言戰而言敗敗者爲主彼與戰而此敗之也　公蓋不待齊鄭二國譎以敗宋乎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左傳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鄭莊以齊之昔宋從己魯之力

也故得二邑而俾魯取之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盜也曷不隱乎公羊傳春秋録外而略内於外大惡書小惡不書於内大惡諱小惡書明取自爲小惡中甚者國取邑書日見甫十日而再取亦所以甚之也聖筆誅伐敗取相次而書之亦著魯之惡也

秋宋人衛人入鄭　鄭不能爲自保之計勞民務外故二國乘虚入之之故入之易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　公穀戴作載杜氏注載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載城音再字林作載云故國　左傳宋人衛人鄭蔡人從之伐戴從不書伐戴國之事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宋衛既入鄭而易也程氏傳戴鄭與也故三國伐之鄭和戴台攻盡取三國之衆其殘民甚矣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邾　左氏傳討違王命也程氏傳討不會伐宋也宋以公子馮在鄭故二國交惡左氏云宋公不王鄭伯以王命討之於春秋不見其爲王討也王臣不行王命則不書入矣入者不順之辭也師不出矯假以逞私忿耳胡氏曰若討違王命則不書入矣

十一年己巳春滕侯薛侯來朝　左傳郜雍曹滕文之昭也滕今徐州滕縣杜氏注薛魯國薛縣薛祖奚仲夏所封來朝謂朝魯也　王者之制諸侯歲相問殷相聘世相朝也由是諸侯邦交有相朝之禮然當時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小國相率以朝大國

畏其彊爾故齊晉宋衛未嘗相朝齊晉彊也宋衛敵也來朝者滕薛杞不然則鄫邾郯邳而已經書來朝者三十有五皆疾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今滕薛同至當特見旅見非禮也隱公之驕昏自大安知肘腋之禍在旦夕乎

夏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公羊作祁黎杜氏汪時來邾音來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釐音來又方之切今屬鄭州 左氏傳謀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杜氏汪許潁川許昌縣 左氏傳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附于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偏程氏傳書及內爲主也非內爲主則先曾伐後書入也泰山孫氏曰公二年之間與齊侯鄭伯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會時來入許連兵自恣以爲無道其惡甚矣 吁隱公昧于事幾處陽亢而不知變方且連年窮兵于外戰勝攻取無不如意不知惡積而不可掩蕭牆之禍將作可不哀與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暈請殺桓公公不許反譖公于桓公請弒之公祭鍾巫館于寫氏暈使賊弒公于寫氏有死者 人君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不書地見死非其所蓋弒也所以不沒其實也實弒書薨聖筆于所定言臣子哀君

之死當隱諱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則不書葬以爲無臣子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二

吳郡 陳深 撰

桓公 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母仲子史記亦名允弒兄自立諡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 庚午 春王正月公即位 聖筆直書此九字其意蓋曰天道之春王之正月而令弒逆者即位讀之顯然意不在言外程子所謂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桓雖不天無王而天理未嘗亡故元年春書王言弒君者能免於王法之誅乎二年復書王猶有望於王誅而討賊也三年以後俱不書王見天下之不復有王也至十年則又書王十者數之極示天道當還也十一年復不書王見王道之絶也十八年書王者桓公之終也見王法雖不誅而天道之報終不可免嗚呼聖人書王之旨深矣穀梁傳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公羊傳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桓欲得位之急惟恐隱公忘遜位故甘心爲弒逆之惡春秋從其事實而書即位所以著其惡也穀梁傳繼故不言即位正也故謂弒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繼故而言即位則與聞乎弒也范氏曰與弒尚然況親弒也 胡氏曰書即位者其弒隱自立之罪深絶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會者鄭之志謂由彼以致我也鄭以祊求易許訪入而未與許也鄭聞桓篡立遂乘此機以求許田公內懼諸侯之討亦欲脩好故從鄭之請而爲垂之會鄭莊志在易地而首與弒逆者會故書公會鄭伯言由鄭之志所以貶鄭也杜氏注垂犬丘衛地

讀春秋編卷二

鄭伯以璧假許田 穀梁傳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二國之地皆先王所錫先祖所受不得私相貿易言假者諱國惡禮也鄭恐魯為未足而又加之以璧經書假言若暫借不敢言得之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注越近垂地名左氏傳結祊成也鄭終魯之田然後結盟 穀梁傳非假而曰及者內為志焉爾程氏傳弒君之人凡民罔不讐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 鄭貪而未中所謀乘機欲得許田以滿其志故首為垂之會桓篡而方懼于中傾心欲結鄭好以固其援故勇為越之盟

秋大水 大非常也杜氏注書災也傳例曰凡平原出水曰大水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天降陰沴魯桓惡逆之氣所召也

冬十月 穀梁傳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二年辛未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桓無王元年書王以正其罪二年復書王猶望王誅之討也亦因以正華督之罪 初宋宣公舍己子與夷而立弟穆公和和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與夷使公子馮出居于鄭穆公卒而立與夷與夷以馬居鄭在位十年凡十一戰 屢相侵伐以貽兵禍遂致篡逆皆宣穆自為之也華督以蠭蠆之心而懷虺蜴之毒乃陰懟孔父而弒殤公遂召馮而立焉 先殺孔父而後弒君蓋孔父正色而立於朝為賊所忌而先翦之是君累及之也故聖筆

先書弒君而及其大夫大夫不失其官是春秋之所賢也

滕子來朝 桓公之世諸侯朝者七始于此滕侯爵也首朝弒逆之人校降稱子是滅天理廢人倫故夷之也此春秋正典刑之大旨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魯桓弒隱未久內懼諸侯之討方結鄭以自固而宋有華督之禍魯桓自蹈其罪同其大惡固不敢正人之罪乃因而為會三國相與受賂使三國悅己遂立公子馮而使督相之以成宋亂吁人心至此唯利是趨天理絕滅殆盡不復知有人倫矣成者始卒不齒之辭始焉弒逆者懷誅討之懼終焉為諸侯受賂立之而還所以成宋亂也自此弒逆之徒得以肆其志亦何所憚而不為乎王者天討有罪之刑絕矣此天理所不容聖人所深惡故春秋直書成亂以貶四國

夏四月取郜大音泰下同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 此聖筆直書魯受宋賂章其罪也繼之曰納于大廟章亦甚焉郜鼎杜氏註郜國所造器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 郜大鼎宋致賂也不謂之受而謂之取非其有盜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大廟周公之廟也納此取也取非其有盜也傳例曰納者內不受也大廟周公之廟也納此成亂之賂器于大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納納者弗受而強致也

秋七月紀侯來朝 爲紀公穀作紀左氏作杞程氏傳凡紀稱侯者皆當不復稱侯矣胡氏曰紀侯來朝何獨無貶乎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非爲桓立而朝之也 或曰杞夏王之後本公爵今降稱侯與滕本侯而書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

子同
意

蔡桓侯鄭莊伯會于鄧　九月入杞　外會而公不與故先書二國君而後言會于某地與書公會甘侯某伯不同也鄧小國不稱地而舉國以書夫以三國之君為此會似乎講禮以通好無何而遂入杞入人之國王法所當誅罪之大者書此以著一國之惡詳聖人所書之文辭相屬而意不斷三國之會為謀杞也故九月入杞左氏以會于鄧始懼楚也以是年楚始僭王故附會其說以九月入杞為魯訓杞是微者不書主名何不詳所書日連上不容贅故不書主名也

公及戎盟于唐　公至自唐　隱公元年嘗與戎盟及是又與之汲汲乎與戎盟以自固書之以示貶也元年會鄭盟鄭二年與鄭齊陳會皆不書至今盟戎而還書至危之也程子所謂中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知而討之則危矣　十二公之中君行一百七十有六而書至八十二不書至者九十有四

三年壬申春正月公會齊侯于贏　桓弒君而立三年矣經是年始不書王桓之弒已久方伯若罔聞知天子不加之罪魯之臣子事讎而不知恥俾弒逆者得以自恣天理滅矣自此以後不書王至十年見魯桓無王天王之失政刑也　左傳會于贏始書成昏于齊也杜氏曰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昏非禮也贏齊邑今泰山贏縣所謂贏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齊致公而往會之是會之意出於齊既會而及秋遂使公子翬如齊逆女乃知贏之會謀昏也魯桓弒逆而齊與之會而為昏聖筆書此以貶齊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杜氏注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羊傳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范氏曰中約言以相達不歃血而誓盟也苟卿曰春秋善胥命而詩非屢盟然不請命而私相命亦非正也　已上本三傳而釋之也愚嘗反覆聖師之言二侯相期于蒲不言盟會而書曰胥命夫必不關天下之故而特書之蓋當是時周室既微荊楚僭王齊衛為列國之望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遂起而圖伯欲收天下之權歸己乃為蒲之會而私相命故春秋謹而書之以志二國擅命謀伯之始也

六月公會紀侯于郚　左氏穀梁作杞今從公羊作紀見二年註郚杜氏汪東平剛父縣有郚鄉今單州任城縣也紀與魯親而畏齊鄭之強故二年來朝結援于魯至是公與之會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何氏曰光明滅盡也程氏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則其為變大矣張氏曰先儒以為是後荊楚僭號鄭伯拒王師射王中肩故太陽之食既　胡氏傳曰者衆隱之賊也諸侯使卿逆夫人至所館則親迎禮也翬雖尊寵當宮而行亦無嫌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為君逆也公子見桓之黨也於隱之世則去公子稱名以其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　公會齊侯于讙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父兄不出閾門齊僖愛其女乃越竟而送之非禮也魯桓不爲親迎而出聞齊侯在讙特往會之僖之送桓之會皆非所以重大昏而正人倫之始也故春秋書以譏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　程氏傳告于廟也張氏曰不言foreign之以夫人至老公已受姜氏于讙也受之齊侯則姜氏既得見乎公矣孫氏曰公受姜氏于讙不以讙至自齊以正其義春秋書之見婿姻之際一違於禮則始之不正而終無以正身而正家也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氏傳致夫人也杜氏曰古者女出嫁隨致女在他國而來則摠曰聘故傳以致夫人釋之　稱弟義見隱七年　齊侯聘魯曾使其弟來與隱七年來聘辭同而意不同蓋姜氏至魯之後其季父以齊侯之意來致聘問之好而存問姜氏既近人情而於禮無違此所以明七年之非禮也

有年　穀梁傳五穀皆熟爲有年　春秋常事不書書有年紀異也春秋二百四十年而書有年者二而已其一即宣公是也桓宣大惡是行何道而致有年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它年之歉可知也公羊傳此其曰有年僅有年也何以書特有年也何氏曰恃賴也若桓公之行諸

侯所當誅百姓所當叛而又元年大水二年滅耗人民將去國喪無日賴五穀皆有百姓安土樂業故喜而書之所以見不省之君爲國尤尼也

四年　癸酉　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傳狩田狩也冬曰狩何氏曰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禮蒐狩例時而此月者重公失禮也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爲之則示譏也趙氏曰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稱夏以爲苗除害故苗爲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爲義冬則因宇禽獸以習戰故以狩爲目左氏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是也杜氏註即非國內之狩地狩即譏非其地也孔氏曰狩之地須有常若鄭原圃秦具囿吳諸國之常處違其常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魯狩之常大野是也即狩耀武也桓公不義得國恐四鄰謀己故大閱狩即即墳上邑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天王桓王也宰天子之冢宰也渠氏伯爵也糾名也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例也糾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以示貶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篡立四年未嘗請命于周其罪不容誅矣天王既不能討而反使宰聘之寵逆亂而瀆三綱天理滅矣見周王之不王也糾爲太宰論刑賞之法以詔王者也乃首承命以聘弒逆之賊見宰之非宰也春秋二百四十年必具四時以成一歲之功今年不書秋冬非闕文也蓋示王政之失不能天討有罪循天道有春夏之生長無秋冬之肅殺安能成歲功也

五年　戊甲戌　春正月甲戌陸淳曰此下文脫

己丑陳侯鮑卒 左氏傳陳侯鮑卒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朝曰如如者朝辭也齊鄭大國紀小國大不敵之其計遂阻吁齊僖鄭莊之心抑何險耶春秋不正其爲詐使若誠朝然疾之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紀與魯親恃魯爲援故來告其事魯史書之於策夫子存之以著二國之罪此後齊遷紀三邑使紀侯大去其國至於滅紀而後已魯與紀雖親莫敢主之原齊之潛懷不義蓋萌於如紀之日春秋書之誅其意也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仍國叔字周大夫也嘗作雲漢之詩美宣王大雅之舊人也仍叔之子者必幼弱而未冠也古之仕者有世祿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以幼弱任事故仍叔之子受命來聘是可譏也天王連年涔聘篡立之魯桓何也其失甚矣書之所以交譏之也

葬陳桓公 城祝丘 泰山孫氏曰祝丘魯地杜氏曰齊鄭將襲紀故窺紀之心魯與紀親故城祝丘爲之備非時役民以妨農書之以示貶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書稱人以見微者

爾夫以萬乘親臨矢石之間三國偃然不以身從安知不畏鄭不得已而遣微者將兵以備數耳及其戰也鄭一鼓而蔡衛陳皆奔以致王卒之亂鄭師合而攻之王卒大敗以是知三國之兵非精銳而使疲弱者行故不戰而奔三國不能無罪不書王以蔡人衛人陳人伐鄭而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蓋譏王之失亦以著三國之罪王不稱天謂非天討也當時諸侯不朝王者何獨鄭國而王以小忿而親伐之諸侯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蓋命將以討之未嘗親行也今以三國不得已而行之兵輕舉以致大敗自此王命不行於天下東周之不競有以也夫程氏傳王師于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書戰夷狄不能抗王道之失也其敵其抗王也其敵

大雩 雩祈雨之祭也左氏曰龍見而雩杜氏注龍見建巳之月蒼龍宿之體角亢昏見東方萬物始盛故祭天遠爲百穀祈膏雨　雩歲之常祀不書春秋凡雩二十二未有當建巳之月蓋勤民之祭未嘗先舉及旱而始祭乃遍舞山川百神之間故非其時則書譏其慢也公羊所謂早察也故雩而雨則書雩以見非禮且志旱也雩而不雨則不書雩而書旱以紀災也謂之大者雩于上帝用盛樂天子之祀也諸侯雩于境內之山川百神耳魯大雩非禮也書之所以譏其僭也

螽 公羊傳螽何以書記災也程氏傳螽蝗也既旱又蝗譏不在書也

冬州公如曹 左氏傳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杜氏注淳于州國所都城陽淳氏縣也孔氏曰稱公者或嘗爲三公之官若

虢公之屬也曹姬姓武王封弟叔振鐸於定陶爲曹國漢屬濟陰縣在唐爲曹州今興仁府濟陰縣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范氏曰過我六年宋來是也將有其末故先錄其本

六年 乙亥 **春宋來** 宋時力反 左氏傳自曹來朝書曰宋來不復其國也胡氏傳宋州公名也程氏傳宋不稱州亡其國也 泰山孫氏曰闕文也師氏曰挈上文而曰宋來不應踰時隔年而書宋來必闕文而已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左氏傳紀來諮謀齊難也成魯地在泰山鉅縣東南 齊窺紀久矣嘗與鄭如紀紀知之今會公于成結援豫謀以防齊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 閱簡練兵車也周制大司馬仲冬教大閱非特天子行之而諸侯亦有閱但大閱則不可大閱大蒐行之而諸侯亦有閱但大閱則不可大閱大蒐行今此八月妨農踐稼失政甚矣書之譏不時也竊詳桓之此舉與四年狩即同意

蔡人殺陳佗 魯莊二十二年左氏傳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厲公而立之五父即佗也篡大子免而立躋年國人不以爲君故不書爵蔡桓公欲立厲公躍雖以私殺之而春秋書之同於討賊之例陸淳曰臣弑其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其父凡在官者殺無赦蔡雖它國以義殺之

亦變之正也故書曰蔡人程氏傳書蔡人見殺賊者衆人之公也

九月丁卯子同生 世子生春秋不書子同何以書惠公以無嫡子隱桓皆庶子隱長當立隱自以爲庶以桓母仲子手文之異欲讓桓久不去位桓遂疑而弑今桓之生子特書以記之所以明有嫡而世子之位定矣公羊氏所謂喜有正也其諸以病桓與何氏曰明欲以正見無正疾惡桓也

冬紀侯來朝 左氏傳紀侯來朝請王命 于天子欲因公以請王命 以求成于齊 杜氏曰紀微弱不能自通以求援於桓桓自懷懼豈能爲爾援失其所主矣宜乎無益而不能保其國也 公告不能 紀既與公會而又來朝懼齊

七年 庚子 **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曰焚火田也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譏盡物故書古者田獵三驅失前禽不竭澤而漁冬月昆蟲蟄然後火田去茅翳以逐禽獸今仲春草木萌動昆蟲啓蟄魯桓焚林而田春秋書之譏淫獵也 咸丘邾婁之邑公穀皆以爲火攻之也疾其暴虐而不仁也焚邑之罪與焚國同火攻附庸故謹而日之劉氏以爲非火田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杜氏註在南郡筑陽縣北今屬襄陽府穀城縣鄧今之鄧州二國去魯甚遠而特來朝貶而名之何也春秋之法諸侯非失地則不名非死則不名今名之者蓋罪其朝乎逆亂而黨惡也桓弑而立尤莫有討之者及

王使冢宰下聘絕望於王誅矣故四年不書秋冬見王之不復能用刑也穀滕遠朝則諸侯無復可望者矣故七年亦不書秋冬見諸侯不復知有綱常矣程氏傳邾婁牟來朝何以書秋冬曰四年與此明其義也三國之來別立義也　同時來朝而特書之特見之也

八年 丁丑 **春正月己卯烝** 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此常祀也物成備之時烝聚以薦于宗廟禮所宜然也今春正月而烝以仲冬冬月萬書之以譏非時也故穀梁氏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魯桓篡立天王不討其罪而反數數使人聘之失名以仍叔之子童稱亦貶之也至此而又不名著其愈不知恥而不足譏矣胡氏謂名其宰於前其餘無責焉爾　家父始聘書宰渠伯糾貶而名之也再聘不書此年及十五年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而詩節南山及家父刺幽王古人字或累世同之雲漢詩序仍叔美宣王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仍氏亦世字如趙氏世稱孟智　氏世稱伯也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傳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禮記曰祭不欲疏疏則怠不欲數數則煩己卯之烝怠也丁丑之烝煩也其怠也不時其煩也非禮

秋伐邾 伐邾蓋微者故不言公吕氏曰不書名微者也其事不可得詳也然則何以書曰天子在上諸侯擅相侵伐君子以爲無王也師氏曰春火攻邾邑咸丘今秋又伐邾已甚也

冬十月雨雪 十月冬之初霜訊始肅寒氣猶薄而未至栗烈故十月爲陽月何遽雨雪見陰之暴也書之以紀異也　若以十月爲周正則夏之八月此時安得有雪此亦夏正之明驗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國名采地也公爵也祭公天子之三公大事即謀于我故弗與使也　遂者始終相繼之辭其來謀於魯則一事共如紀則一事合而言之則逆后爾蓋始終相繼一事而已　婚禮不稱主人天子娶后當使同姓諸侯主其事祭公來謀昏于魯俾魯主之禮也但不明以王命來故不書使若私來也當時想以魯伯姬適紀而有女魯必知其甥之賢否故不復命于王而遂如紀逆后曾不行媵姻之五禮見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之母若逆婢妾何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哉夫既以同姓諸侯主其事謀既定當復命于上然後天子使卿逆之父母之國諸卿逆之至於京師舍而止天子乃親迎以入始合乎禮也公羊曰女在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曰王者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九年 戊寅 **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杜氏註季姜桓王后也季字姜姓稱也歸曰季姜未見王但存其所自出不敢忘父母也　師氏曰逆曰王后臣子尊之之使故此亦不書祭公逆王后紀季姜歸于京師而但書姓字若紀季之自行見

禮之不備也　京大師衆也天子之居也

夏四月　無事書時也　凡書十三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　音亦又音夜　左氏傳曹大子來朝賓之以上卿杜氏註諸侯之適子未嘗於天子而攝其君則皮弁繼子男故賓之以上卿當其國之上卿　曹伯有疾使其子代己行朝禮於魯曹伯何汲汲於朝桓那世子爲國之本君病而使伐諸侯之禮而來朝以啓姦邪之竊伺曹伯之非也從曹伯之命世子之非也書以交譏之也　春秋多從同同之例射姑之朝桓當以滕子穀綏鄧離吾之例推之則知其父子之悖人倫忘大討也

秋七月　凡書十七

十年乙卯春王正月　桓自三年無王至十年而復書數已極而理當復其常天道人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也

庚申曹伯終生卒　舊史以其來告書之　夫子因存而不去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魯以曹伯雖病而特使其子來朝未幾來赴故往會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杜氏註衛侯與公爲會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遇也桃丘衛地　齊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穀梁傳弗者內辭也范氏曰倡會者衛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殺恥　衛與魯期而中變蓋爲齊鄭所挾至冬而齊鄭脩

衛來戰宜其背信而不至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左氏傳齊于郎我有辭也初北戎病齊在六年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饋諸侯使魯爲其班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故不稱侵伐杜氏曰不稱侵伐而以戰爲文明魯有諸侯曲故言我有辭　劉氏曰來戰于郎外爲志乎戰也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夫戰者仁人之所惡有不得已而應者矣未有得已而先之者也特書曰來戰以甚彼之惡也魯桓之篡逆三國不能奉天討而反與之會盟今因小故以無辭伐有辭則罪在三國矣

十有一年辰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杜氏註惡曹地闕　齊衛鄭三國去冬興師無名爲郎之戰已可罪也今又盟以脩前好是過而不改爲惡不悛故奪爵而人之以正其罪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鄭莊始不能制其弟之惡至於相殘又不能定忽之位而公子至于五爭外雖倚齊之強不見夤滅於諸侯而內制於權臣之手卒貽後禍

秋七月葬鄭莊公　諸侯五月而葬速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左氏傳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

二公子皆君也子突子亹子儀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宋大夫女於鄭莊公曰雍姑其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己亥厲公立　祭仲鄭之相當國君新立而輕出爲宋所執脅而與之盟以突歸鄭此宋之不道徇私好利以亂鄭也故貶而人之突以庶子借勢挾權以奪嫡卒禍其宗突之不仁甚矣名之者以其本非有國由脅祭仲而立也是皆春秋之所深惡也仲之畏死不能立節隱忍與宋盟而歸大臣言不必信惟義所在昔之何傷也又畏宋之伐而不敢遂使忽疑懼而奔及旬日而立突仲之不忠既不能負一國之重徒竊一時之權至於逐君而立庶以稔大禍焉用彼相也祭仲命大夫也字之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待之厚所以責之深甚仲之罪也吁鄭莊之用心姦險矣春秋之初與齊爲黨落兵之端天下始多故伐人之國民不堪命及禦王師射王中肩其罪大矣身沒未幾庶孽奪嫡兄弟相殘其禍憯甚罔冒子曰殺人之子者人亦殺其子是皆鄭莊自殺之也惡積之報可不畏乎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突爲宋所納故曰歸穀梁傳歸易辭也程氏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忽國氏亦也不能有其位故不稱爵　忽果能君祭仲何敢冒然挾突而歸忽初聞仲之被宋執也已知突之在宋使忽有才略即與賢臣圖事內操兵柄易置仲之私人外交大國爲援仲與突亦安敢歸之易若此縱容之歸亦安能爲唯其不能君故仲茂視之突則恃仲以無恐反俾忽疑懼而自奔也春秋凡未

踰年之君出奔皆名之蓋以其未能爲君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之設反又市列反　杜氏註折地闕　東海曰魯地　柔魯大夫未賜族蔡叔蔡大夫叔名也　內大夫會諸侯出盟自此始柔以未命之大夫外盟諸侯其專若此故貶之禮樂自大夫出希不失矣東海曰諸侯母弟未命爲大夫蔡叔許叔紀季是也

公會宋公于夫

音扶　鍾　杜氏註鍾魯邑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闕

杜氏註闕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魯大夫柔與宋陳蔡盟未久公又屢與宋會屢盟而背數會而離亦何益焉書以譏之也

十有二年　辛巳　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于曲池

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左氏傳盟于曲池平杞莒也　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自是遂不平至曲池之會魯爲平之方釋其憾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齊齊又稱北燕則燕有二燕矣言北燕則亦有南燕北燕限于山戎莊二十八年齊桓伐山戎之後始通于中國於此猶未通杜氏以燕爲南燕是也　杜氏註燕人南燕大夫高鄟孫氏曰非燕伯款出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陳厲公也不書葬者陳亂而不來告諸侯莫往會葬

公會宋公于虛公羊作郯杜氏註虛宋地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公欲平之踰年而六會會而盟者二宋貪鄭賂而卒辭不與鄭平凡此屢盟數會皆不足以講信修睦徒繭紛亂卒致激怒用兵是可厭也故特屢書以譏之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會宋辭平遂激公之怒會鄭盟于武父以謀宋也至十二月乃伐宋焉宋莊鄭厲皆篡國而立屢盟數會惟利是圖以肆其志志不得則興兵以交亂書之以紀其罪也

丙戌衛侯晉卒師氏曰前武父之會既日矣而繼此書衛侯卒又日之一日而兩書蓋不如是不足以明衛侯之卒日也武父之會而卒日不相關不可承上文故也

冬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及詆公也及鄭師我先及之也不書公去爵以貶之也書鄭師不言鄭伯亦貶其不道而勞民也宋責賂於鄭魯為平之屢與之盟而復背故魯鄭聲其罪以伐之故書伐戰于宋者魯鄭與宋戰于宋之城下也交兵而勝負未分故但書曰戰

十有三年壬午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師衛師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會者紀為主正在紀侯故先書紀弱而齊窺之久矣紀又魯之親宋去年為魯伐齊知宋欲修怨故挾宋而又與衛燕同伐之期於必勝而取之紀依魯欲圖自存故求魯援而鄭又魯之與國鄭方怒宋責賂亦畏其修怨故三國合謀以禦之春秋於戰無不書地今不書地在紀近故也趙氏曰內兵以紀為主外兵以齊為主齊與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春秋首書公會公及罪之也四國之師衆若可勝也而皆敗績見衆之不可恃也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為失禮不稱子

三月葬衛宣公魯方與衛戰何為往會其葬劉氏曰葬自內錄也君子雖不與衛戰然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胡氏曰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惡不忘親以葬為重也

夏大水桓方十三年而大水一再陰盛之災也詳見元年

秋七月凡十七說見隱六年

冬十月 八十二說 見桓元年

十有四年 癸未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莊 杜氏曰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也以曹地曹與會左氏曰曹人致餼禮也 鄭伯得公之助以伐宋又嘗敗宋師以快其憤今講會而報公以德故公往會之

無冰 穀梁傳無冰時燠也蓋冬温無冰至正月無冰可藏也 鄭風二之日鑿冰沖沖謂十二月取冰也三之日納于凌陰謂正月藏冰于冰室也今冬温故至正月無冰可藏因書以紀異也周禮凌人掌冰正歲十二月令斬冰與豳風同若以爲周正則十二月乃夏之孟冬十月水始凍冰可藏乎今此春正月若周正則十一月時燠無冰尚有十二月隆寒則必有厚冰未可遽以無冰書之也以天時人事推之此蓋夏正月也

夏五 杜氏曰不書月闕文泰山孫氏曰不書月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今春魯鄭已會于曹至此又使其弟語來盟以申固前約也 左氏爲子人即語也其後爲子人氏 穀梁曰來日前定之盟也胡氏曰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來盟者彼來欲之也與外爲志同義 蘇氏曰凡外大夫來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杜氏曰御廩藏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天火曰災書之以記災也

乙亥嘗 八月而嘗秋祭也此豈非夏時乎嘗常祭也何以書御廩災夕四日遇災略不知懼而遽有事於祖考特書之以志其不敬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禄父卒 隱六年盟于艾 僖公卒襄公立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左氏傳宋人以諸侯伐鄭 報宋之戰也 牽牟焚柴門 鄭城門入及大逵伐東郊 鄭郊取牛首 鄭邑以大宮鄭祖廟之椽歸爲盧門 宋城門之椽杜氏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以己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宋用四國之師而左右死生唯宋人之爲聽此於平日諸侯各率其師以伐人者又不同故書以以別之 征伐自天子出宋諸侯而可專用之乎擅以四國之師伐鄭焚毀毀破以逞其憤皆工法所當誅甚於擄諸侯以伐諸侯者故聖筆特書曰以而皆人之併著四國之罪也

十有五年 甲申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車服乃上之所以賜下故諸侯不貢車服諸侯有常職貢故天子不求私財自周室衰微號令不行貢賦不入國家無以充費故求賄求金已爲不可況求車乎上越禮以求之取輕天下春秋書之于以見天王失爲君之道 諸侯不臣之罪交譏之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天王桓王也 莊王立至魯莊 十八年崩經不書於天王崩之後不見公奔赴亦未嘗遣使供喪葬亦不會於齊僖卒而書卒書葬見其盡禮是知有諸侯不知有天子通志堂

尤爲可
誅也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氏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遂告祭仲祭仲殺雍糾尸諸
周氏之汪汪也夏厲公出奔蔡　突既欲殺祭仲而不克故畏仲而出奔也書
鄭伯者其已篡立而鄭之臣子嘗君之也諸侯不生名鄭伯奔而名之譏其以
庶奪正不可以有國初比于權臣而篡位又復謀於小臣
爲反覆盜賊之計故名以絕之又以自奔爲大罪之也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程氏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
稱世子何也於其出言不能君也於其復歸言其所以得反國者唯世子也舍
是無足以歸矣　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祭仲與突歸忽疑而
出奔衛五年于外今乃復歸不從衛侯朔術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
得歸者以嘗爲世子也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　鄭自莊公卒迄魯莊十
四年厲公復立國難方定四公子之亂相尋而作二十餘年忽一出而一歸突
再出而再歸子亹子儀皆以國人而見殺不終其位詩人閔鄭之亂曰公子五
爭兵革不息謂厲公兩立忽
于櫟子亹子儀皆一立凡五也

許叔入于許

許大岳之亂許叔許莊公之弟隱十一年魯與齊鄭伐許
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以許讓魯魯辭以與鄭鄭不敢居
以許東偏奉許叔使其大夫公孫獲處西偏許無君者十五年許叔不敢入許
以居正也鄭莊卒突與忽爭鄭亂故許叔乘此隙始入于許昔爲三國所戮未

聞可滅之罪今其入也亦許人之所願有意於舊君之弟也故書字以褒之著
其當有國善其興復也書入者難詞也以其不能申大義請于天王告于大國
以復先君之宗廟社稷乃竊入焉
故不書歸而書入志非其正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羊作鄗穀梁作蒿　左氏傳謀定許也　鄭莊昔
置許東偏許不敢擅居正鄭莊卒國內亂齊魯遂爲之
謀以定許叔之位
許得以復存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氏注牟國今泰山牟縣葛國在梁國寧陵縣
東北　三國皆附庸小國不當旅見于纂逆故
貶而人之夷狄之也非天子不旅見三國行之
桓受之其罪惟均聖筆直書之而惡自見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氏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鄭
杜氏註櫟鄭別都也今河南陽翟東北有櫟城縣
使樺伐其宗祧受大夫檀伯即曼伯也十七年
殺子亹祭仲逆鄭子昭公弟子儀也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
而納厲公厲公入昭十一年申無宇對楚子虔曰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
昭公不立由是觀之則害于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突亂鄭忽出
而復歸正也故書之突出而繼書入于櫟其後不書復國以見櫟耦國強大入
之則鄭無如之何矣又以見突之篡奪國非其國故略之春秋謹嚴忽亹儀之
爲君未矣故其事皆不足紀但書入于櫟以見
亂之根自鄭莊啓之于以爲來世之鑒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公羊作修杜氏

註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　左氏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此其義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以納篡國之公子故詳書其會地而言伐以譏之也　鄭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伐鄭忽而欲納之也當時諸侯唯賂是好不顧是非奪正與邪故忽日以強而遂得復立義安在也

十有六年乙酉春正月公會宋莊公蔡桓侯衛惠侯于曹左氏

傳會于曹謀伐鄭也杜氏曰前年冬謀納厲公不克故復更謀　此又挾蔡與謀其勢益盛果於連兵爲惡而不知懼蔑有王法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莊侯蔡侯伐鄭鄭亂未已公會諸侯于曹謀伐鄭也至

夏而伐之　春會而蔡居衛上夏伐而蔡居最下杜氏以爲蔡後至呂氏曰當時諸侯皆以強弱利害爲先後不復用周班也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凡至危之也此書至伐之始桓之出二十五而至其甚者二會伐此二也助篡伐正踰時而返

冬城向此書冬繼以十一月則知城向在十月此正夏時也十月農事畢可以興役凡土功水昏正而栽旹在今冬水星將正故城向也衛詩

沈芳欣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定北方之宿營室星也朱子曰此星昏正中夏正十月也左氏謂書時昃也既云書時於此謂周正可乎若以爲周正改月下既有十一月則此冬乃夏時之八月其時禾未獲可興土功用民力乎此夏時十月之明證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左氏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黔牟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萃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伋子至曰我之求也彼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杜氏曰朔讒構取國故不言二公子逐罪之也公羊傳衛侯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于天子也穀梁傳天子名而不往也　朔時已立五年二公子見其得罪於王室遂之以立黔牟又安知諸侯受賂以抗王命反欲納之乎

十有七年戊戌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杜氏

註黃齊地左氏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盟于黃齊志也公往會之齊初與鄭如紀欲圖之紀覺而有備遂止紀于是懷懼求援于魯謀保其國後會魯鄭及齊戰而敗之齊襄憾之陰爲詭計約魯紀會爲黃之盟以安紀之心而弛其備二年後遂遷紀之三邑又三年紀侯大去其國吁齊襄之狠心亦險矣盟之所以圖之也朔庶孽既立而出奔且得罪於周室魯謀欲納之迹諸侯以抗王命何邪蓋利其賂耳

魯地字之之義與隱元年盟蔑同及內爲志邾附庸之君非敢盟君公欲與之盟耳當以及字爲定十五年邾朝桓則人之今此盟則字之朝可罪而盟可褒也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蕘 左氏作會公穀作及是也蕘翠軌切又取水切 杜氏註蕘

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今年春魯方與齊盟于卑至夏乃及之戰盟可恃乎聖筆列書其實事盟未幾而戰以見當時諸侯惟利是圖信義絶滅矣

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杜氏註奚魯地左氏傳及齊師戰于奚

舜立矣季不有其國故賢而字之 劉氏敞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也以道其反也以禮公子不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携邇而不偪者也其言自陳陳有力焉爾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侯

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弟獻舞而疾害季季辭之陳封人卒季奔喪獻舞不肯入季亦不入立其子元而反 劉氏敞曰蔡季何以稱字賢也何賢爾其去國何賢乎季之去權也若季者道足以與權而不偪者也其言自陳陳有力焉爾

葬蔡桓侯 史記蔡之諸君皆謚爲侯經則皆稱公者以其私謚與僭同也唯蔡桓稱侯蓋其弟蔡季之賢而請謚於天子也

故特書之以明得禮人亦有多愛其君者以異於人也

愛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人也

及宋人衛人伐邾 左氏傳宋志也杜氏註邾宋爭疆魯從宋志皆離之盟

今春正月魯與齊盟夏五月與之戰 月

魯與邾盟秋八月伐之何盟之易寒也案左氏雖魯從宋志此書及則亦魯之志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予謂書朔則日可知矣甲乙曆之所紀已定可推而得之也

十有八年 丁亥 春王正月 范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

元年并本年下此十八年桓之終乃復書王者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會則不復致討春秋於是年復書王考也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公會齊侯于濼 盧篤切一音洛 杜氏註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說文匹沃切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注濼水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傳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初齊約公會于濼公與夫人同行申繻諫不聽是會夫人必與二國君行會禮夫人固不必書也此行公遇弑原其禍之所始則不可不書夫人也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左氏傳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公羊傳夫人譖公于齊侯齊侯怒與之飲酒於其出也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何氏曰搚折聲也扶上車以手搚折其幹而殺之杜氏曰彭生多力拉公幹而殺之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　齊襄實弒公而書薨則以不地又死非以疾但書薨于齊見其弒於齊也明矣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告廟也丁酉五月一日有日而無月石氏曰公內不能正室外取禍於齊也　嗚呼鍾巫之慘桓忍爲之雖幸免王法之誅終不能逃天道之報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巳葬我君桓公　九月乃葬何緩也既是魯史所見臣子之敬辭也春秋之法君弒而賊不討則不書葬而此書者以齊強魯弱不可立得報故君子量力且假使書葬於可復讎而不復乃責之也

莊公　名同桓王之子母文姜莊王四年立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　戊子春王正月　莊公父見弒於齊不及立子是上無所承也爲世子必誓於王莊未嘗誓今其立也又不請命於王擅有其國故春秋糾之了害即位

三月夫人孫　音遜　于齊　文姜與聞于桓之弒魯人責之夫人畏忌不安于故書孫使若不爲人子所逐孫避也去其姜氏去族以罪之也左氏謂絕不爲親禮也故出奔書孫于齊者若孫避而去嗣君夫人之所以全恩

夏單　音善　伯逆王姬　逆左傳作送非也魯於秋方築館今夏豈得先送子者故不名單采地伯爵也王姬嫁而至當從公穀作逆　單伯魯大夫命於天之今周使魯主昏王姬必先至于魯然後往成禮于齊故魯大夫往逆于周也魯莊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豈可爲之主昏周雖有命魯當辭之況正居苦塊豈可主嘉禮魯弱而畏齊之強而不敢却乃隱忍就之忘親釋怨此所以不旌也春秋書其實事以示貶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至而齊侯逆之也築于外者魯畏齊怒既不敢辭周之命又不敢謂齊爲讎但以喪制之故築館于外君臣之間謀爲兩不相妨之計知其不可又必爲之委曲回護不知良心頓回則不可禦忘君親之讎以媚齊見魯之君臣無足道者三綱至此泯矣聖筆特書以志魯之媿而罪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陳莊公卒子宣公杵臼立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周以魯王婚姻之故親魯而寵嘉其父賜之策命而襄稱其德也竊原其意何以炊然有此命也蓋齊以桓之弒魯必衛之今反爲之王婚周與齊既有婚姻之好故爲齊蓋其過而釋魯之怨將以訣死而媚生也安知非齊爲之乎　此錫命之始桓弒君兄自立不請命於王而王不討既沒而王追錫命故王不稱天以示貶言悖天道寵篡弒以瀆二綱也

王姬歸于齊　初聖筆但書逆王姬又書築王姬之館不言其爲何也至是書歸于齊以實之而後魯莊爲讎王婚之罪始著矣魯之愧彰矣豈築館于外所可得而掩乎

齊師遷紀郱鄑郚　音吾　此遷邑之始也齊窺紀久矣前二年齊嘗盟紀以弛其備至是以師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實以齊之民也不稱侯而稱師者見齊挾衆迫逐而遷之也遷之即取之也紀何力以復之乎春秋興滅國繼絕世書其遷人之邑則罪可知矣杜氏汪於餘丘國名也莊公時年十五則慶父莊公庶兄呂氏曰於

二年己丑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餘丘或曰邑或曰國也或曰附庸國或若曰於越然　莊公幼年即位慶父莊公庶兄呂氏曰於國書之以見慶父專權而莫制異日子般閔公之禍兆於此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魯初主婚今齊以喪來赴比之內女而書卒禮記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爲之服娣妹之服也魯忘不共戴天之讎既王其嫁又王其卒春秋屢書之所以昭示其貶也胡氏曰此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禚音灼齊地　左氏傳書姦也　夫人初去魯之齊謂之孫其辭隱至禚之會姜氏齊襄之惡著矣叶姜氏稔此大禍方新魯之臣子哀痛未已而姜氏淫縱之性曾不少悛公然踰竟至齊地與齊侯會其視魯之諸公子舊臣略無忌憚其染點而莫之制蓋可知矣則莊之幼弱豈能防閑之哉聖筆顯然直書以貶其惡也

乙酉宋公禋卒　宋莊公卒子閔公捷立

三年庚寅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傳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貶也與無駭同左傳曰疾之也任氏曰衛侯朝得罪于天子而為之興師以納之魯忘父讎使溺往會不書官氏為遁逃王固已有罪今乃又為之興師以納之魯忘父讎使溺往會不書官氏為公子忘父之疾之也　衛同姓也齊仇國也溺為公子貶而名之讎魯仇國以伐同姓其專尤可罪故貶而名之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傳緩也以魯桓十五年三月崩至是七年乃葬先書葬宋莊公合五月而葬之義後書葬桓王有乖七月而葬之義至於十年之久見諸侯葬不失時而天子之葬若此之緩則周之王臣與諸侯無君之罪自見於言外

秋紀季以酅音攜入于齊　紀季紀侯之弟酅紀之邑也杜氏注在齊國東安平縣入于齊以酅事齊也齊欲滅紀已遷其二邑紀侯力不能抗欲去其國故使紀季以酅入齊請後五廟是時王政不行諸侯以強陵弱紀侯以道事齊恐不得免不忍鬬其民以邑入齊謀存宗祀亦不得已而為之也故春秋不書季之名不書出奔於季無譏焉然書入者難辭也入者內不受也齊受人之邑滅人之國於義不可受也

冬公次于滑　滑音骨北　左氏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八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此書次之始也紀小齊大紀為齊迫以魯姬親之故必求援於魯公為往鄭與謀而鄭辭之公畏齊而不敢救坐視其亡而已次于滑謂其翱翔三宿而去竟何為耶書以譏之也

四年辛卯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公穀作饗　享者兩君相見之盛禮豈婦人所宜行二年冬禘之會出於齊侯禘齊地故也今祝丘魯地蓋夫人期齊侯以享之也齊侯遠而至此縱淫樂以燕享曾無忌憚視魯無人也魯莊聽其母陷於大惡而不悛何塗其耳目茅塞其心而不媿於人乎春秋直書其事見魯之臣子皆無足道者所以著夫人齊侯之罪而貶莊公也之始也紀小齊大紀為齊迫以魯姬親之故必求援於魯公為往鄭與謀而鄭辭之公畏齊而不敢救坐視其亡而已次于滑謂其翱翔三宿而去竟何為耶書以譏之也

三月紀伯姬卒　伯姬魯女而歸于紀隱二年裂繻所逆者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內女不必皆書此為紀侯去國齊侯葬伯姬起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齊襄公陳厲公鄭伯突也蘇子由謂鄭伯為子儀非也鄭伯實厲公終始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也春秋于世子忽猶不書爵況子儀之微者乎　三國之會不以禮若邂逅相遇然此出齊侯之意也齊遷紀三邑紀危懼而使紀季以酅入齊伯姬已卒於是齊侯約陳鄭遇于垂迫之使畏俾紀侯疑為師期而出奔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為齊所迫未嘗不謀保其國或會盟或會戰來朝於魯結婚於周其用心至矣其如魯雖親不能為之援周雖尊不能為之保齊襄吞噬之志未已既遷紀之三邑紀侯又使其季以邑入齊為附庸以存宗祀而齊侯方且遇陳鄭以謀于垂紀侯知其力不能抗又不

能下齊故大去其國以避齊難大去者離其民社之守而不反之辭也聖人以其無所失道迫於強暴不爭而去異乎失地之君而不名特書大去而不曰出奔亦閔寡弱抑強大之意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聖筆書齊侯葬紀伯姬蓋有深意紀國之夫人何爲齊侯葬之見齊迫紀紀侯去國夫人在殯而不及葬齊侯取其國遂竊哀死之名而葬之特書之正所以貶之也 伯姬魯女也齊侯葬之不親於魯而恩之將以釋怨也吁殺人之父豺狼之行而爲婦人之仁加刃於人而以手撫之也

秋七月 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穀作郜 冬而狩此亦不改秋也秋未獲可狩乎穀梁傳齊人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則然不釋刺釋然也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釋其重者而譏焉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

五年 壬辰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杜氏曰書奔王氏迹而如之曾無羞惡之心蕩然莫之制矣此齊詩有載驅之刺也

齊侯在焉 用軍行師之地豈婦人所宜往況師之次舍亦無定止姜

秋鄆黎來來朝 鄆公羊作倪黎公穀作黎 杜氏注附庸國也東海昌慮縣東北有鄆城黎來名其後數從齊桓以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夷狄附庸例書名夷而能修朝禮故書曰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桓十六年衛侯朔奔齊書其名以得罪於王絶之今諸侯伐衛將納朔是黨有罪抗王命故皆貶而人之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程氏曰貶諸侯則魯在其中矣

六年 癸巳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書救始此凡二十三 王人子突救衛將以拒朔而諸侯連兵乃欲納朔子突以王命至而五國之師抗之卒不能救朔入而放黜年叛左右二公子自是而後王命不行於天下 五國犯義而強欲納朔者無他以賂故也當時諸侯蔑視三綱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此春秋所以作也劉氏曰由子突見一正焉故春秋善救衛王人雖微亦字而貴之也

夏六月衛侯朔入衛 朔講兄篡立衛人惡之天討加之諸侯強欲納之拒王命甘心罪同於逆何耶蓋嗜朔之賂也公羊傳朔何以名絶易爲絶之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諸書內不受而強入也

秋公至自伐鄭 此與桓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之意同亦志其伐衛之罪也去冬伐今秋歸逆命納篡故書自伐至讒之也穀梁通志堂

所謂見公惡
事之成也

螟 紀災也

冬齊人來歸衛俘 三傳皆以爲衛寶胡氏曰案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 左氏傳齊人來歸衛寶文美請之也杜氏注公親與齊伐衛事畢而還文美淫於齊侯求其所獲珍寶使以歸魯欲說魯以謝惡 文美如齊師宣淫以求賂於齊侯爲辭以自解齊侯以文美請而歸之衛俘衛朝所賂諸侯之貨寶朝奔齊齊首惡於黨惡之國胡氏曰齊歸衛寶春秋書之結正諸侯之罪也大朝構兄篡立逆王命齊侯何強欲入之蓋謝以貨賂動其心故果於爲惡而不顧反視朝爲奇貨以鼓動諸國正所謂元惡大憝聖筆特書不隱魯受衛俘交誅之也

七年 甲午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杜氏注防魯地遠至魯地與齊侯會享一一書之而不遺所以著其已甚也 去冬齊歸衛寶以文姜至春即朝而自遠來會曾無忌憚莊公立七年矣既長非幼何不以爲醜而思所以制之哉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夜穀梁作晝隕公羊作霣 左氏傳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恒星經星也 經常也謂常列宿夜中夜半星精也物之精氣浮于上而成象夜忽不見隕落如雨之多也此天象之變也證之於人事則有然 列星諸侯之象不見者諸侯昏蒙而棄禮義法度也隕者象諸侯隕墜失其所也襄陵許氏曰王運將終而覇統方起之祥也胡氏曰漢成帝永始中亦星隕如雨而五侯擅權賤莽居攝天之示人顯矣

秋大水 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高郵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而爲災故書也

無麥苗 眉山家氏曰傳者謂周七月今七月勸種麥今曰無或失時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故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而言也此春秋災變合於夏時者也 愚謂秋既大水麥不可種秋苗亦漂蕩故無麥苗以紀災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注穀齊地濟北穀城縣今屬鄆州東阿縣 初夫人與齊侯會于濼嗤此大禍及孫于齊寢歸連年會于禚享于祝丘如齊師今又一歲而再會春秋直筆不爲魯諱皆詳書于策以貶其惡明年豕啼之變貝禍淫之報乎

八年 乙未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 宣人蔡 哀人 次止也 公妄興師上邑社氏汪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即魯境無名久次于外期會不至書次書俟以貶之也陳蔡失期故皆人之

甲午治兵 師久次于外俟與國不至訓齊其衆也胡氏曰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期二國不至師及齊師圍郕而郕已降於齊 魯師之出親仇讎伐同姓勞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春秋特書以貶之也

秋師還 歷三時之久全師無功而還也左傳慶父請伐齊莊公不可是公親將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何耶妄加兵於同姓暴露頓久勞民毒衆甚矣故略之而不欲言也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成葵丑爪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音基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謂連帥曰以作亂冬十二月齊侯田于貝丘反徒人費遇賊于門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遂入殺孟陽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弒之而立無知 齊襄之弒其禍本于僖公寵其弟夷仲年之子無知襄公之肆行不道淫恣無度連年征伐無不如志惡積貫盈一旦蕭牆之變戕身賊于春秋特書以示戒也

九年 丙申 春齊人殺無知 左氏傳初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齊大夫春雍廩殺無知劉氏曰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殺之何討賊之辭也蓋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也無知雖立而齊人不以爲君故不稱爵位仍去族罪在所當誅也

公及大夫盟于蔇 蔇其器切公穀作暨杜氏注蔇魯地琅邪繒縣有蔇亭今沂州承縣 公與其大夫盟欲納子糾也是時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敵公大夫必齊卿之任事者特表異之故不名及者內爲志也公忘父之怨而爲立嗣繼絕施德於仇讎大義滅矣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氏傳初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各有黨故難盟而逃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 小白與糾皆以僖公庶子出奔而糾弟也春秋書糾不書子明糾不當立以小白繫齊明小白宜有齊也然稱入者難辭也以無王命也莊公忘父之讎納糾又所奉者不正春秋特書之以罪之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齊人已殺無知可葬矣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 音干 時我師敗績 左氏傳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乘軍而歸秦子梁子公之御及戎右也以公旗辟于下道是以皆止杜氏注小白既定而公猶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不稱公戰公敗諱之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早則竭涸故曰乾時陸氏纂例趙子曰內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內也 言及者出魯意也莊公欲納子糾而不

克忿而與齊戰戰而大敗惜乎此舉不爲復讎而戰復讎則雖敗亦禁矣故春秋惡其忘讎納不正以取敗故沒公以重貶之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氏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1]生竇魯地魯爲齊殺之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歸言於公而以爲相取者非所當取也殺弟當目君而罪及小白得國不念同氣而從議親之辟貸其爭立之罪而必殺之故春秋首書齊人加子於糾又書取書殺并罪其君臣也糾已越在他國齊私一國爲已有以爲絶禍根亂本忍加刃於同氣不仁亦甚矣

冬浚洙 杜氏注洙水在魯城北合泗浚深之爲齊備 魯雖爲齊殺子糾心而已春秋書浚洙見其徒勞民力惟務守險而不知本也

十年 丁酉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勺音灼杜氏注長勺魯地傳例皆陣曰戰未陣曰敗今不先書戰而書敗惡詐戰也蓋及其未陣以計勝之敗齊師者僥倖耳

二月公侵宋 左氏傳凡師有鍾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陸氏曇奏例凡師稱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伐不書勝敗掠而還也 魯幸於勝齊遂潛師以掠宋境構怨二國以召即之師故春秋書侵以惡之也

三月宋人遷宿 杜氏注宋強遷之而取其地故文異於邢遷穀梁曰遷者也 此遷國之始宋迫宿而困之宿不得已求遷遂攘奪其地故遷取與滅國同皇書之而惡自見也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去聲 杜氏注地今兗州仁府乘氏縣 左氏傳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魯大夫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自雩門竊出蒙皐此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臨江劉氏曰二國駐師而欲鬬利乘便魯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出奇計以覆滅其軍次者又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 齊宋合謀會兵直入魯境將以復怨以二大國之兵勢必盛魯人寧不憂懼宋師初至不整爲魯大夫窺破乘其未定以計勝之卒如其料破宋而齊師還蓋二國以強而驕驕則輕敵故敗魯以弱而懼懼則用謀故勝竊料二國之師既合不用奇謀徼之則不能制勝其來也恣欲吞魯不敗則不退豈區區文告所能止之哉然聖筆書敗蓋因其實而譏其非用師之正僥倖於一勝也

秋九月荆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杜氏注荆楚本號後改爲楚 楚祝融之後周成王初封熊繹於丹陽今江陵枝江縣桓二年楚武王始僭號稱王六年侵隨楚始大九年敗鄧鄧十一年王卒文王立六年伐申至十年敗蔡於莘十一年敗鄧十三年伐羅敗於羅莊四年楚武而以吳終焉 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

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不曰荊子何也夷狄之書敗蔡師見荊非以戰勝蔡出蔡不意以詭計敗蔡師莘蔡地書以蔡侯歸言楚之易獻舞蔡侯名諸侯不生名服爲臣虜故名之不書獲不書執不與夷狄陵中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徒南切　**譚子奔莒**杜氏註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　左氏傳齊侯之出也奔言時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　此滅國之始也齊侯去年入齊今年滅譚恤民之政未見而滅國其惡著矣自此至僖四年而後服楚譚小國齊大國以大陵小也不名之蓋無罪不可責也奔不言出國已滅矣不可復入也

十有一年戊戌**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音茲　左氏傳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雋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杜氏注鄑魯地也考之莊元年齊遷紀三邑鄑其一也齊滅紀則鄑爲齊地非魯地也宋師在齊地而公再敗之毋乃黷武之甚乎

秋宋大水　左氏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　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宋來告而魯弔之也　大水陰盛之徵明年秋南宮萬之禍兆于此天以災譴告宋而不知悟覬春秋存災異不徒志也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齊侯來逆共姬所謂齊桓之夫人三共姬其一也春秋惡公忘父讎而再主齊婚而不辭故齊侯來逆而不書仍擇其重者書之以示貶也

十有二年己亥**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叔姬紀侯媵也酅紀邑入齊爲五廟後紀亡僅有此邑至此叔姬歸酅以奉其祀不以卒紀侯去國又國亡變易其志故春秋賢而録之　公羊傳其歸于酅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師氏探公羊說以爲未詳而謂紀侯既卒叔姬歸于父母之國可也嫂叔不通問況可歸于叔乎以歸爲婦人初嫁之辭今叔姬于酅亦言之其義微而顯矣蓋譏之也東海亦以失婦人以禮自防之義是說固通然春秋於叔姬當隆六年歸于紀雖媵亦特書之以其賢也至此已三十四年紀國已亡歸酅奉祀以終其身非其婦節可重聖筆何故書卒又書葬恩禮有加以爲婦道之勸以是觀之三子之說不然也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十年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顧音遇孫生縛之宋人請以一反爲大夫與閔公博婦人在側萬曰甚矣魯君之淑且美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猗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搤蘇劄切側手擊也仇牧碎其首齒著

一千〇六

于闔遇大宰　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　南宮長萬多力自恣有無君之心久矣故因博戲而怒遂弒君仇牧死於難可謂不畏強禦矣聖筆牽聯書及見春秋重死節之士當時卿大夫豈無操國柄任事者皆縮首畏懦坐視逆賊弒君立君而莫敢圖之見宋之無人也惜乎仇牧勇於義而寡於謀不克執賊而死春秋亦與之也宋督以弒逆之罪身陷大惡故削而不書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萬弒君而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來五公子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子游于宋立桓公御說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衛人歸之亦請南宮于陳以賂宋人皆醢之　春秋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歸惡于陳也陳納之又受宋賂而後歸之黨惡之罪不可掩矣　或曰經書宋萬出奔陳不書宋人殺萬疑左氏誣爲醢經又不書葬閔公賊已討可葬矣何爲不書疑萬之奔逸也

十有三年 庚子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杜氏注北杏齊地左傳會于北杏以平宋亂　齊桓將率諸侯以尊王室攘夷狄以第一自此凡十有一會無特相會者矣　齊桓將率諸侯以尊王室攘夷狄以尊中國故爲此會然恐已之信未孚諸侯未諭故未欲煩其君而使其臣來會告以平宋亂又不憚親屈其尊先會微者欲以卑下諸侯遂成伯功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 遂國舜之後祝氏注在濟北蛇音移丘縣　左氏傳北杏之會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齊桓

滅小國蓋先其易者爲之以示威而啓大國與滅譚同一軌轍蓋伯者行事以力而不以德也春秋書之石惡自著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今東平府東柯縣左傳始及齊平也　魯莊自納糾不克忿而與齊桓戰敗而後嘗再勝矣然終畏其強齊襄之讎當其身魯莊尚不敢忿而與齊故春秋屢貶之推莊公之心亦何嘗以父仇爲急蓋因忿而不行其志故與齊絕況今已易世矣齊桓圖伯而諸侯畢會氣燄甚盛故柯之盟魯與之平可也書公會者出齊侯之意魯安敢怒鄰而召兵乎公穀載曹劌手劒劫取汶田之事經既不書未可盡信也

十有四年 辛丑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師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不強致也是以功卑而易成胡氏傳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說矣

夏單伯會伐宋 單伯魯大夫之貴者見元年逆王姬泰山孫氏曰此公使單伯會伐而單伯乃至故曰會伐劉氏曰魯單伯與謀及聞乃遣大夫會之其與陳侯如會同

秋七月荆入蔡左氏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音字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　滅息入蔡皆蔡哀侯自作孽也以婦人之故始爲楚虜而不悔又復怨於息息滅而蔡亦滅楚熊貲爲悅婦人輕用兵而滅人之國其罪蓄矣是時齊桓伯業未成楚方強盛未易輕伐故雖聞之亦置之不問俟養其威力既久然後服楚此齊桓之伯術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陳宣侯衛惠侯鄭厲伯于鄄鄄音絹一音眞杜氏注儒地今之濮州鄄城縣左氏傳宋服故也　此衣裳之會第二齊既服宋宋與魯卿諸侯會而齊覇將定矣是年鄭子儀薨厲公入

十有五年壬寅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此衣裳之會第三　左氏傳齊始覇也蓋言覇之漸是時諸侯雖屬齊而猶間有不服者魯雖偏與之盟尚未盡信今春方會宋鄭至秋鄭復侵宋秋伐鄭宋主兵皆序在齊上齊猶未主諸侯至十六年九國盟于幽齊方定覇諸侯莫有先之者矣

夏夫人姜氏如齊自齊寰没文姜久不如齊至是復往文姜於齊桓爲姊妹文姜之惡稔聞之矣今其復歸豈不欲拒之以方求好於魯以圖覇業欲自近以及遠姑受之以隆親親然亦爲桓累夫人一出遂再如莒而姦惡復甚矣齊魯能無靦乎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左氏傳諸侯爲宋伐郕郕附庸屬宋而叛故齊桓爲之伐郕　杜氏注宋主兵故序在齊上與伐鄭同　伐鄭齊猶未主諸侯

鄭人侵宋鄭已再與鄄之會背而侵宋其反覆若此猶未誠服於齊也

十有六年癸卯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宋主兵故序在齊上與伐郕同　伐鄭齊幸衛報侵宋也齊始覇而鄭不服則諸侯之心未一也

秋荆伐鄭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也　楚爲鄭惡始此是時齊未全覇楚浸猾夏矣齊不之問者愼輕用其兵蓄威以待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杜氏注幽宋地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今滑州也左氏傳鄭成也程子曰齊桓始覇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程子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桓公始覇天下與之故書同志同欲也　此衣裳之會第四不以兵車九合諸侯之始也春秋

八日五十二

曾史也首書會曾會也不書公公不往而令微者會也齊桓方用覇術而求好于魯故不之問及其威行信立存亡繼絶聲服強楚至召陵葵丘則天下莫不服焉春秋書幽之盟所以辱魯而與齊也

邾子克卒 克儀父名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故稱子　克卒子瑣立

十有七年甲辰春齊人執鄭詹 詹鄭公羊作瞻　左氏傳齊人執鄭既伐宋又不朝齊詹鄭執政大臣語齊見執胡氏曰齊人執鄭詹惡齊之辭也鄭不服齊不務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安能使之誠服也故稱人以貶之詹鄭之卑者卑者不志以其依後逃來故志之因先録其本也公穀皆以詹爲鄭之佞人蓋逢鄭伯之惡者豈齊侯知而執之歟

夏齊人殲于遂 十三年夏齊人滅遂置戍守之至是已四年遂之四族因氏頷蒲之聲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杜氏注殲盡也　遂既滅矣其族服屬已久一旦而殲齊戍必齊戍恃大國強暴以虐其民故忿怨而盡殺其衆春秋不曰遂人殲齊戍而曰齊人滅遂齊人殲于遂著其民不歸也襄陵許氏曰滅譚譚子奔莒著其君不詘也齊人也觀桓之興如此則所謂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并國三十五如卿之言所滅不盡書書滅譚滅遂上下一見之也孟子以謂覇者以力服人非心服也力不贍

秋鄭詹自齊逃來 蘇氏曰詹之義當以身任齊責以紓國患而逃自免故不書來奔而書逃來賤之也　齊執列國之大夫已踰三時不令其服罪而去防閉弛慢以致亡逸齊亡失也魯與齊盟爲逋逃主受之虧信義矣宜乎以書來

冬多麋 杜氏注麋多害五穀故以災書孔氏疏麋澤獸魯所常有名則爲無爲異則書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雖無不足以爲災則書有盛足也以穀則書之矣　麋鹿之大者山陰陸氏曰麋鹿也猶夷狄然當竄伏荒遠不應迭處中國麋多是其應也

十有八年乙巳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與朔史俱失之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泰山孫氏曰此不言侵我止言追者明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書者譏內無備也

秋有蜮 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蜮則射人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投人景則殺之或謂含沙射人入皮膚其瘡如疥五行傳淫妬惑亂之所生也左氏傳爲災也蘇氏傳生於南方魯之所無凡稱有皆所無也山陰陸佃曰蜮陰物麋亦陰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正其身陽淑消而陰慝長矣此惡氣之應也張主一曰麋者迷也蜮者惑也是時文姜爲亂閨門之内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再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 丙午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羊傳曰媵不書此何以書爲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程子曰鄄之巨室嫁女于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誓之以往結好大國所以安國息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爲媵而往盟爲遂事杜氏注結在鄄聞齊宋有會權事之宜去其本職遂與二君爲盟故備書之本非魯公意而又失媵陳之好故各來伐劉氏權衡曰陳人陳大夫也　結以媵事行及鄄聞齊宋盟有謀伐魯之意遂假公命往盟自以爲解事殊不知媵雖小事禮不專則失其好會盟國之大事必先期約然後赴盟況區區一大夫徵者安可敵二大國哉胥失之矣宜乎貽怒召兵甫至冬而齊陳來伐結之挾私擅命致討是大可罪莊公亦不之責無政刑可知矣春秋書之以示貶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注非父母國而往書姦嘗親往又受鄭詹而齊未討及結以媵事而遂盟盟豈可固也然卒來伐而問不恭之罪以取服焉魯蓋無辭於討矣襄陵許氏曰齊桓於魯蓋養之以惠而收之以威此魯所以懷服而不貳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魯之事齊內懷向背而不盡信盟鄄盟幽禾左傳是年五大夫作亂伐王畿王衛師燕師伐周乎顓莊惠字

二十年 丁未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去秋如莒至是再往見魯之君臣不知禮義之大防任其出入自恣而至此極耶春秋屢書其惡以貶魯也

夏齊大災 常山劉氏曰人火曰火天火曰災爲害者亦曰災　言大者志以甚也齊來告魯往弔之故書劉氏曰弔人者哀其禍而救其之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 戎穀梁作我　齊桓既覇七年諸侯略定至是始伐我我在徐州之域齊魯最近故先治之也左傳是年王居鄭

二十有一年 戊申 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突以庶奪嫡亂鄭出而復入卒取鄭國雖篡而實君雖君而實篡不沒其實也鄭忽喪儀之在位皆不書謂其不能君也突篡而春秋君之又志其卒非與之也于以見王政不行篡逆者得以肆志而終其位也　厲公卒于文公捷立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文姜之惡之罪不可勝誅而以國君之哀姜踵之以稔大惡母得保令終哀榮備至因其僥倖厥後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左傳是年鄭虢殺王子頹納惠王

二十有二年己酉春王正月肆大眚書曰眚災肆赦蔡氏沈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肆縱也謂過誤遇災二者入于刑則縱而赦之也茲所謂大眚者謂大罪極惡無不赦之是惠姦軌賊良民也春秋書肆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文姜之惡甚矣而葬盡禮不得不然也既歸為國母送終之禮臣子所當盡也其惡則姑為隱之則直在其中矣不待貶而自著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公子禦寇陳之世子也未誓於天子則稱公子人殺其公子禦寇譏專殺也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此書陳大夫有罪則請于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況世子不得專命也陳人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禦寇為國之世子人得而殺之必有失其道者矣

夏五月春秋未有書夏五月首時者此五月之下疑有脫事爾

秋七月丙申及高傒盟于防公羊傳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程氏曰高傒上卿魯無使微者與盟之理蓋諱公盟始與仇為昏惡之大也

冬公如齊納幣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公親納幣非禮也案昏禮有六曰納采問名納吉納徵即納幣也請期親迎即逆女也春秋

書納幣逆女蓋納幣乃事之成而親迎事之終也莊公於桓六年九月生十四歲即位又二十四年如齊逆女已三十七歲始得成昏於齊者文姜制之不得以時而婚耳故其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何休曰來公實以淫決大惡不可二國其納幣以無廉恥為義不譏喪娶者舉淫為重也

二十有三年庚戌春公至自齊公他時往齊不書至此特書至蓋顯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故表而出之以示譏也與下觀社書至一同

祭叔來聘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杜氏曰穀梁以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不言使不與其得使聘祭邑也叔字也天子之下大夫也下大夫視附庸天子之大夫非上有使命不宜出竟來聘于魯非禮也春秋書之譏來與受者皆非也

夏公如齊觀社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曰以是為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議後一年方逆蓋齊難之

公至自齊

荊人來聘荊自桓二年僭號稱王浸以強大六年侵隨經皆不書至莊十年敗蔡始書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止書荊之本號

惡其猾夏狄之也至是來聘于魯嘉其始能聘故稱人以進之也杜氏注不書荊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蓋楚之始通未成其禮纂例凡子曰凡夷狄朝聘皆稱人君臣同辭　荊人遠來聘魯非魯有德以懷來之也蓋荊用遠交近攻之術其亦有志霸者之事歟

公及齊侯遇于穀　公及者內志也穀齊地簡禮而會之曰遇爲非其禮也

蕭叔朝公　蕭今徐州蕭縣杜氏注蕭附庸國叔名就穀朝公故不言來凡在外朝則禮不得具嘉禮不野合　蕭叔朝公爲禮非其處猶

非正也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不言新宮而謂之桓宮以桓見殺于齊而飾宮廟榮辱之文亞莊子　丹楹刻桷雖小事春秋因志其非禮以示後世人君當謹禮於微以正心術而防奢靡之易流也

葬曹莊公

夏公如齊逆女　諸侯娶他國當親迎於所館越竟逆女非禮也況又之仇國乎春秋書如齊以示貶爲後世戒魯莊本石肺腸亦何足責也

秋公至自齊　穀梁傳迎者行見諸舍見諸先至非正也公羊傳夫人與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夫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不夫婦不婦何以爲國　公約然後入約猶束也杜氏云蓋以孟任故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公既親迎而遄不書曰公以夫人至自齊不順之辭也穀梁曰入者內弗受也娶仇人子女以厲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夏逆女秋公至自齊又書八月丁丑入者而特異於他夫人至之例變文書曰入者正始禍先始之不正終必致亂故其禍至于淫二叔弒二君幾亡魯國變書入者亦志其禍之始也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覿見也杜氏注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明臣子之道莊公欲

書夫人故使大夫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姒氏曰男女無別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　陰氣盛故明年復大水夫人入而災異洊見天之示人彰矣夫人入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曹莊公世子既葬踰年侵曹將以納赤也赤曹之庶子也故不繫國不書爵弱不能君也戎而不書爵弱不能君也戎辭也戎力足以王之也曹羈與鄭忽赤與鄭伯突其事相類故春秋書法亦同羈忽皆以嫡而出赤突皆以庶奪位突恃宋赤恃戎故其歸亦易爾是時戎以裔謀夏亦以庶攘嫡齊桓稱霸方尊中國攘夷狄而不能治何取桓之志在服大國故置而不問抑強扶弱興滅繼絕之義果安在也

郭公　杜氏注蓋經闕誤也　公字近亡字是郭亡也與梁亡之義類也書郭亡言郭自取其亡也劉向載齊桓出游見郭氏之墟問野人野人謂郭氏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此其所以亡也劉氏謂考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也

二十有五年　壬子　天子之命大夫也　魯自十九年公子結因媵而失陳之好遂與齊宋來往今乃來聘以結好杜氏謂季友相魯原仲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季友冬亦報聘高郵孫氏曰諸侯之大夫天子賜之邑使之歸國則書氏書字鄭祭仲魯單伯陳女叔是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惠公有位三十一年魯不會故不書葬

六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禮日食天子鼓于社諸侯鼓于朝今鼓于社僭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告則不鼓日月食皆有鼓所以兌其陽程氏曰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日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

伯姬歸于杞　杜氏注伯姬莊公女不書逆不使卿逆之道微止書歸志禮之失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注門國門也左氏傳亦非常也禮凡天災有幣無牲天災日月食大水祈請而已不用牲非日月之告則不鼓日月食皆有鼓所以兌其陽程氏曰月不受日光故食不受日光者日月正相當陰盛亢陽也

冬公子友如陳　杜氏注報女叔之聘諸魯出朝聘皆書如不果如彼國必成其禮故不稱朝聘春秋之常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自辜之以其不能自強爾戎之猾夏久矣非會諸侯未易敵也近齊桓嘗伐之公特齋之親且強可以爲援然不與之圖翕然出師以伐之魯之內政不治而事修怨爲不知務也勞師在外踰時而反危之也

二十有六年　癸丑　**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與戎會盟春秋自隱桓之世屢

曹殺其大夫　曹伯赤殺之也春秋書之以正其擅殺之罪孫明復以為不書名脫之也與宋殺其大夫同纂例曰稱國以殺殺無罪也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稱君以殺殺世子母弟甚之也三者雖有輕重之殊亦稟殺而已蘇氏曰稱國以殺而大夫不名殺無罪也然陳殺其大夫洩冶洩冶以強諫誅果有罪而名之乎又曰殺大夫不名者為殺無罪吁大夫之生也以無罪誅沒又不載其名于史後世孰為發潛德昭遺恨也公羊傳大夫之不名衆也晉殺其大夫卻錡卻犨卻至三人亦衆而尚名之是皆非也春秋殺大夫凡四十七聖筆錄之以正其無王專殺之罪或名或不名不沒其實也其輕重則稱國稱人稱君三者而已

秋會宋人齊人伐徐　公穀作公會古本左氏無公字當以左氏為正序其上失方伯之體可以代徐為小事而損其大乎徐近齊魯今泗州臨淮縣今春公伐戎秋又會二國伐徐恐其與戎合而為齊魯患也宋齊稱人貶卑師少也二國皆微者雖親會伐不稱公不書至者二國同會役不淹時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甲寅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徒刀切　杜氏注魯地洮溝在濟州今濟南府伯姬莊公女　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　二十五年夏莊公以伯姬歸杞至是始期會杞侯伯姬以敘親好然

非禮也故春秋特書參譏之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此衣裳之會第三會也　左氏傳陳鄭服也二十五年陳亂而衰卒納敬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今始服也十六年齊會諸侯同盟于幽至是十年乃再舉之所以一諸侯之心以成霸功魯宋陳偕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大夫也原氏仲字禮臣既卒不名大夫喪之禮故不書卒書葬書者為公子友如陳設也書曰公子友如陳此常使文也無所貶季子受命而行非自行也劉氏曰君不行使于大夫君行使于大夫內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大夫而交乎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友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皆參譏之也　季友與原仲交契之舊其卒也固宜會葬其如陳則非禮也

冬杞伯姬來　左傳歸寧也纂例合禮者悉常事不書豈有二百四十二年內女雖兩度歸寧乎益知非禮而來故書云爾禮父母在歲一歸寧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伯姬今春方會于洮冬又歸魯故知不當來也書之以志其往來之數以示貶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逆者莒大夫自為已逆女也大夫非公命不越竟逆女非禮也諸侯嫁女

言天王不能自主之則敵敵則書於大夫不書此書者以公自主之則敵敵則書矣當主大夫與之自主之非禮矣春秋特書以示譏焉

杞伯來朝 杞夏之後爲三恪於桓世書侯今書伯自伯而子浚以微矣杜氏謂稱伯爲時王所黜非也蓋自其一時之隆殺而書焉聖人非有心於降等也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注城濮衛地　幽之盟衛不至齊將討衛會魯以共伐之也

二十有八年乙卯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書甲寅戰之日也不地戰于衛也齊稱人將卑師少也據左氏王使召伯廖音聊賜齊侯命且請伐衛以其立子頹音穨在十九年也前年齊與諸侯盟于幽而衛不至已嘗受盟而敗之今又以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致討衛不服罪乃以齊來伐之日即因其至而急擊之卒不能敵齊人節制之師而敗春秋舉戰之日加於伐之上著衛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而不知罪方以是日至而衛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疾之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邾公羊作邾婁文公蘧蒢立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氏傳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音捷柣音迭之門鄭不閉城門　楚言而出出兵效楚言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荊州舉之狄

之也齊宋稱人將卑師少也楚文王卒成王幼于元凶天人之言而伐鄭師出無名鄭人不以閒暇而不敢入閒諸侯救至而速遁故春秋書救鄭善之也善齊桓得救急恤鄰之義也

冬築鄟 杜氏注鄟魯下邑　公羊傳造邑也左氏傳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梁都曰城　冬雖使民之時而下書大無麥禾則歲歉可知而輕用民力作邑得已而不已無恤民之心甚矣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 不言水旱而書大無麥禾者當冬之時五穀畢入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虛實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爲國者何可無所蓄以備旱潦之災三年畊餘一年之食九年畊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何以爲國皆以不務農節用以至此也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也告糴者冬饑臧孫辰往請糴于鄰國以備國用也劉敞曰言如齊則其辭緩告糴于齊則其情急書之者責其事至而憂徒事其末而不知務本也

二十有九年丙辰春新延廄 延廄馬廄也新者因其故而新之也

秋

冬

無麥禾

告糴于邾

夏

秋分

農功始藏

木寒草枯則馬還廄故日中而出

無麥禾告糴鄰國則民飢矣延廄雖弊緩之可也去冬築鄟今春新延廄不念民力若此書以譏之也

左氏傳新作延廄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秋分農功始藏木寒草枯則馬還廄故日中而入冬分謂春分秋分也凡馬春分百草始繁則牧于坰野故日中而出入作延廄則當因馬向入而爲之今以春作故曰不時去冬大

夏鄭人侵許 左氏傳無鐘鼓曰侵胡氏曰潛師入竟曰侵白齊桓之從中國 霸許未常來與會盟故鄭人侵之或齊之命與自是許始

秋有蜚 蜚扶味切 左氏傳爲災也不爲災不書隱元年傳書有蜚而經不書注蜚曾蓋也公羊傳記異也何氏曰臭惡之蟲南粵所生非中國所有書有言本無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十二年歸于酅至是乃卒杜氏注紀國雖滅叔姬執節守義故繫之紀賢而録之酅今密州諸城縣又有故城諸及防 防城言及者別二邑也左氏傳書時也

三十年 丁巳 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 左氏無師字今從公穀

東南 魯蓋欲會齊圍鄆至成成魯地今泰山鉅平縣待命聞鄆已降不復行耳鄆音章

秋七月齊人降鄆 齊以兵威脅而降之不書鄆降而曰降鄆以齊之強扶弱而已杜氏注鄆紀附庸故罪之深以鄆之微故責之薄也春秋之義抑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鄆城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紀侯大去其國叔姬從焉紀侯卒叔姬歸于酅婦人從人者也從不失節以是爲賢也故詳書

其卒又往葬之皆以正夫人之禮書之所以明婦行以示後世之法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鼓用牲于社 說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注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蓋魯地 左氏傳謀山戎也

以其病燕故也北燕不通于中國職貢不至以北戎隔之齊侯伐戎所以通燕也故簡禮與魯遇以議軍事謀山戎也

齊人伐山戎 杜氏注山戎北 知其非將卑師少以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之矣 戎遠地

齊桓爲燕而伐之聖人則貶而人之夷困吾民之力以爭不毛之地非強本治內柔遠人之道也

三十有一年 戊午 春築臺于郎 占者築臺于以觀農稼民風紀雲物故天子有靈臺諸侯有時臺初

非以觀覽爲樂也文王爲臺而民自樂與之經營故不日而成也魯莊當連年荒歉民力彫瘵之餘春夏秋及三時皆農月築三臺于遠地以爲游觀之所其厲民也甚矣

故書以譏之

夏薛伯卒 薛始稱伯蓋降班而告終也 薛魯地

築臺于薛 杜氏注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左氏傳非禮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　獻者下奉上之辭齊侯伐山戎得捷志氣驕溢不顧失禮貶來奔示于魯聖筆書來獻者蓋抑之也

秋築臺于秦　杜氏注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案范縣今屬濮州亭尚存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

冬不雨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一歲三築臺明年春又城小穀勞民不恤若此至冬不雨魯莊安有閔雨之心哉洪範曰僭恒暘若經時不雨僭之咎徵當時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故其應必至也

三十有二年　巳未春城小穀　小穀魯地或曰齊地　左氏曰爲管仲也杜氏注爲管仲城私邑也泰山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胡氏曰孫魯人也而終身學春秋其考此事必詳矣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在濟州昌邑縣　左氏傳齊侯爲楚伐鄭之故請會于諸侯楚伐鄭在二十八年公羊謂爲鄭穀梁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劉氏曰其先宋何宋主齊也齊遠而宋近也諸侯之事重主輕大主小近主遠貴主賤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桓公三子曰慶父叔牙曰季友所謂三桓也莊公生三十七年矣始娶于齊率無正嫡初築臺臨黨音掌氏見孟任生子般及其病自以嗣位不定問後於牙牙曰慶父材又召季子至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又言牙謂我慶父也存是公欲立般卒無定見故惑而召亂也牙黨慶父俄而牙弒械成牙弒弒君兵械成季子以君命酖之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爲與親弒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曷爲不言刺爲季子諱殺也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然則曷爲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臣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氏徵音季子愛義俱立變而得中故夫子書其自卒以不無譏意林曰殺也而卒之殺之當其罪故遂其隱之之意也使季子謀不緣君誅不當罪則春秋猶將探其專誅之惡以示後世矣聖人原情議獄以季子之爲忠於國而適於權聽而與之所謂大夫強而君弱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乃此之謂也然則大夫非強雖有罪可殺君不得殺也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杜氏注公薨皆書其所詳凶變　左氏傳子般即位次于黨氏篡例趙子曰莊公正終而嗣禍分位不明而閨悼不防也

冬十月己未子般　音班　卒　子般莊公子見上注　左氏傳初雩祭也講于梁氏女公子觀之子般妹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能投蓋于稷門稷門魯南城門言犖能自投接甘屋之楣反覆門上八月公薨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即喪位次舍也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丁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

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　子般見弑而書卒諱之也臣子之深情痛而不忍言之爾已立而書卒不書薨未成莊公葬禮則不君之此春秋之常法也子般孟任之所出始之不正故羣公子心不服季子以死奉般而立之正也然季子不酬叔牙以遏其惡則公不得正終般不得繼立既立矣其如哀姜妬悍不樂孟任之子得立而慶父久通哀姜志欲取國哀姜力爲圖之則子般安得保其位故立二月慶父使圉人犖賊公子黨氏此皆莊公內治之失稔成其禍僅免其身卒弑二嗣有國者可以鑒矣

公子慶父如齊　慶父已弑子般未能便取其國者以季子之黨未順而以告覇主且爲自託之計其書如齊者見其久專兵柄肆行弑逆而出入自如曾無忌憚魯之臣子亦莫敢誰何也其使圉人犖弑般爲謀必甚祕事方新而未彰故齊桓雖疑之而迹未著故容其來使之復歸以姑俟之爾後年慶父再弑閔公欲立而不遂蓋亦畏齊伐之其出奔也不之齊而之莒知齊已察其惡故不敢往也齊爲方伯況與魯親且鄰坐視而不正其罪徒使仲孫省難見其有乘亂取魯之私心無恤鄰討賊之實意也

狄伐邢　杜氏注邢國在廣平襄國縣今之邢州龍岡縣　狄爲中國患始向非齊桓攘定之中國淪而爲狄矣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四　吳郡　陳深　撰

閔公　名啓方莊公庶子母叔姜史記名湣蓋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　庚申　春王正月　案左氏去冬立閔公杜氏注於是年八歲母叔姜哀姜之姊亦齊女故哀姜與慶父利其幼而立焉不書即位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請命於天子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穀梁傳善救邢也胡氏曰凡書救未有不善之也　左氏傳狄伐邢管仲請桓公救邢於是興救邢之師故春秋特書以與之其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左氏傳亂故是以緩凡十一月乃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　落姑齊地　左氏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　時閔公幼弱國人思得季子以靖難也

季子來歸　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陸氏微言曰季友之出不書何也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

立見召而來義故也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力進退不違道也

季子之賢內得於國人外聞於諸侯當時魯國大臣能奉閔公盟覇主請復季子不爲無所見借重於齊則慶父有所憚而不敢圖之季子亦有所倚而可以歸矣

冬齊仲孫來　趙伯循曰非致成命也故不言使非專命故但曰來　左氏傳齊仲孫湫子不物仲孫名來省難蓋仲孫智謀之士使之來覘魯之虛實而以省難爲辭其志蓋有在也非盟非聘故但書曰來而已字之者命大夫也齊桓坐視魯亂不修覇主之義以討篡弑之賊仲孫之來何補於魯致使慶父覬望非分之心不已而又再弑魯君何取其能覇也

二年辛酉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漢志東海郡陽都縣　蓋齊人偪徙之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齊桓爲盟主將以治諸侯之不守王法者而乃以強力陵暴小國劫而遷之何以令諸侯哉故書人以貶之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爲所自出之帝而周公配之然非禮矣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故禘雖先王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不可施於羣公禘言吉者喪禮二十五月而祥又兩月而禫然後以吉祭易喪祭今莊公之薨至此纔二十二月喪未三年主未遷祔而以吉禮盛樂行之何太早也于莊公薨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九爲非禮聖筆特書吉禘二字見僭禮之中又重失禮焉

其哀之也至矣

秋八月辛丑公薨　左氏傳初公傳奪卜齮音議魯大夫田公弗禁共仲使卜齮賊公于武闈宮中門成季以僖公適邾實弑而不地以存見弑之實凡君終必書其所薨書薨諱之也書薨以示臣子之至情不地以存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繼此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則慶父弑夫人與焉明矣杜氏所謂微而顯者是也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文姜殺其夫哀姜殺其子罪有輕重故文不得一稱孫者與聞乎故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左氏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成季以僖公魯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奚斯也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弑閔公欲自立而不遂蓋國人不與嫉之者衆又聞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將至於是夫人與慶父懷懼而出奔季子既立僖公緩追逸賊既而以賂求慶父于莒莒人歸之慶父彷徨無所自容不許其入蓋慶父之罪雖重季子以親親之恩故聽其自裁卒不能致辟於甸人以致其兩弑其君之討仍存孟氏之族與叔牙同無復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故經不書討賊而閔不書葬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齊大夫高傒也公羊傳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魯人至今以爲美談曰猶望高子也久闊思相見引此爲喻　齊侯使高子來視魯信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魯南城東門也至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吏門者是也

九百十五

而未定盟高于至則平魯難定僖公明于其奉使知權故特稱高子以美之不稱使者高子之來有取魯平魯之命初無一定繼絶之計在高子爲之故不曰齊侯使之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　衛自宣公上烝夷姜下納宣姜惠公庶兄公子頑淫亂之極人類無以異于禽獸天理滅矣至懿公失政狄入衛懿公及狄人戰于熒澤而敗死焉此淫亂之禍必至滅亡也宋桓公迎衛之遺民渡河西南立戴公申于漕是年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合諸侯以城楚丘而遷衛焉齊雖使衛之忘亡而不能爲之攘狄于危急之際使狄得以陵中夏而得志聖筆書之亦所以罪衛而病齊也

鄭棄其師　狄入衛衛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故鄭文公使高克將兵於河上禦之然文公本惡高克而不能遠使之將兵禦狄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故公子素以爲危國亡師之本作清人詩以刺之經書鄭棄其師言鄭自棄之爾所以罪鄭伯也

僖公　名申莊公庶子閔公兄母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　壬戌　春王正月　僖公内不承國于先君上不請命于天王不書即位正王法也　公羊傳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汪禮諸侯臣諸父兄弟臣之繼父也其服皆斬衰故傳稱臣子一例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　狄伐邢齊桓率諸侯之師以救之次于聶北者杜氏謂按兵觀釁以待事也蓋齊桓懼狄而持重視其便利不遽決於一戰春秋書次譏其緩也禮救患當急齊與諸國俱稱師必兵力之衆可救而不速進故邢潰出奔師然經書次不書緩以其終有救邢之功也聶北杜氏注邢地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公羊作陳儀　夷儀杜氏注邢地輿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有夷儀嶺　左氏傳諸侯救邢器用不遷之師無私焉閔二年傳邢遷如歸皇齊侯委任得人用兵齊整書邢遷謂其意欲遷而遷以定之也與通遷而強取者不同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邢畏狄而自遷于夷儀齊與諸侯城之救災患也所以美齊桓之功也雖不以王命興師是時

中國衰微夷狄猾夏天子不能正諸侯能救而存之則聖人亦與之也故胡氏曰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左氏傳閔二年哀姜孫于邾齊人殺而葬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夫人在內薨有常處故止書薨在外則書地不言齊人殺諱之也哀姜淫亂而殺二君齊爲魯討其弑而以喪歸蓋自文姜弑夫逃辟而啓之也齊桓仗義而伯故哀姜慶父皆不能免使後之奸惡有所畏而不敢爲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荊始以州舉今改號曰楚經書楚書人以其自此浸強矣然猶君臣同辭終齊桓之世而不得與中國之會盟者齊桓能制其強也至僖十七年齊桓沒而宋襄覇楚始列于會盟不特書人乃以爵書亦由漸而至也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檉音赬杜氏汪西北有檉域今宛丘縣也 左氏傳盟于檉音洛謀救鄭也檉即檉也地有二名此衣裳之會第六九合第四會也是時楚伐鄭其勢方強齊會諸侯合謀救之慎重而不輕舉也

九月公敗邾師于偪 杜氏汪偪邾地 八月公方與邾會于檉甫一月乃許敗邾師左氏以虛丘之戍將歸者也蓋言邾侵我伐我又不言戰而遽書敗邾師以許敗之幸勝也故書以譏之魯僖

恃齊之親亦不畏齊之伯政遂敗與會之邾齊不之罪者以公親至檉邾以人會也僖之意莫非哀姜孫于彼故遷怒以敗其師然則邾何罪耶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挐 女居反酈音梨魯地 莒人來求歸慶父之賂而不與乃以兵至季友以偏師敗之獲莒侯之弟挐胡氏曰不能喻以辭命使知不直以抑止之又用詐謀擒其主將故以友爲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齊爲霸主以哀姜與弑義已絕而死不以正不可復入宗廟矣僖公請而葬之告廟而書至非義也死書姜氏喪至則去姜姓以惡之也而仍氏者不同乎文姜也文姜弑夫雖臣子二君正其弑之于夷得絕之矣哀姜殺子終不可以子故離母唯覇主得行焉

二年 癸亥 **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衛邑衛爲狄所滅野處漕邑齊桓率諸侯城其邑俾之立國德莫大焉木瓜之詩美之夫子蓋嘗錄之矣然春秋書城楚丘齊與諸侯略而不言若魯自城其邑又不言爲衛何邪諸儒謂諸侯不得專封春秋不與之故不書呂氏曰非也專封者以此地封此人也諸侯有相滅亡其時天子不能令方伯不能救力能救而復之可也以是爲專封是嫂溺援之以手而以爲罪也陸氏謂魯城之非正也曷爲無譏焉曰王政不行夷狄交至齊桓爲霸主存亡繼絕魯從其令亦所以自安也故通其變以示不失正也不書齊命爲桓諱也不繫于衛示

無所識也若言城衛
楚丘則彼我俱非也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僖公請之故純用小君禮而書葬也　哀姜莊公之夫人哀姜夫人之論論所以旌德夫人之所爲如此而不得其死誠可哀也已

虞師晉師滅下陽　晉欲伐虢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虞公許之宮之奇諫不聽虞貪寶而忘脣亡齒寒之勢乃起師爲之嚮導故書虞師爲戎首在晉師之上下陽虢邑也非國而曰滅重下陽也蓋下陽虞虢之塞邑其地險要失下陽則虞虢亡矣故書滅而其後不書滅虢　晉與虞虢同姓之鄰國晉大而虞虢小晉圖虢恐虞虢之相救故以貨啗虞而間其交虞不悟虢亡則虞亦亡因貪賂而迷焉春秋書之所以示虞之自取滅亡著晉獻凌
小國滅同姓之罪也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　公羊作貫澤江國在汝南安陽縣今光州定城縣也貫宋地今興仁府濟陰縣縣之地黃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今蔡州新息有貫城　左氏傳盟于貫服江黃也　此衣裳之會第七九合第五會也江黃楚與國始來服齊但約宋與盟不煩諸侯也齊桓欲服楚先服此二國以孤楚之勢以漸而致楚之來其慮事也遠矣此其所以成霸功也

冬十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

楚人侵鄭　左氏傳楚伐鄭關章囚鄭聃伯　楚自元年稱人不狄之比之小國也

三年甲子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閔憂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夫冬及今年春夏之不雨陽亢也聖筆屢書之著其君憂民之憂也若夫文公歷三時不雨而併書之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見其不以民爲憂而棄民事所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　杜氏注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今廬江舒城縣　舒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取之蓋陰附齊而爲齊取也不然寧不畏楚之強況徐與舒相去甚遠非封境相接而欲廣其土地越竟而取其國必有所恃而有所爲也書取而不書滅不絕其祀也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有志乎民者也　不雨而屢書見憂民之憂喜雨而特書見樂民之樂故懼災恤民之意春秋書之以示訓也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陽穀齊地今東平府須昌縣北　此衣裳之會第八九合第六會也　江黃去年來盟今歲再會定伐楚之約也及四年齊會諸侯侵蔡伐楚而江黃不從行但守其境不動何耶此蓋齊桓令其自爲犄角之勢以制勝克敵此桓之善爲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左氏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杜氏曰公時不會陽穀故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涖臨也就盟于齊臨涖之耳猶莊以涖之之涖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勤恤鄭難棄諫以不可忘德楚至此凡五侵伐鄭至矣鄭以因睦伯之故欲從楚鄭臣懷之鄭矣是以齊侯明年大舉以伐之

四年 乙丑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蔡自北杏一會明年爲楚人是時楚方強故齊桓養其威力不肯輕出師以救之自是之後蔡黨于楚今齊會八國之師先事侵蔡蔡潰先披楚之黨也潛師掠境曰侵用正兵也聲罪致討曰伐用奇兵也遂以諸侯潰蔡之師伐楚威震而兵強楚於是大懼何敢嬰其鋒乎齊與諸侯之師乃次于陘陘楚地次止也止而不速進也恐速進則多傷士卒蓋欲臨之以威綏之以德楚子使屈完如師來求盟因而許之雖有諸侯而不用蓋霸者之師求以服人而已桓之此舉不戰而服楚是可紀其功也所惜者齊桓與管仲不知請命于天子擅合諸侯規模狹隘非天吏討臯之法也聖筆書遂者譏其專也書次于陘者著其師有節制能懾楚以定中國也

夏許男新臣卒 傳言卒于師陸淳以爲非蓋召陵地屬潁川潁川今之順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故經不書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屈完楚大夫之名氏通之者嘉其服義而進之也來而不書使不與其同於中國以嚴夷狄之分而重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禮楚與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雖不足以盡王者之事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不得不序其績也

齊人執陳袁濤塗 袁左氏作轅今從公穀 袁濤塗說桓公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濤塗齊侯自陳而南至楚其還師也陳恐齊亦由此道復有供給之費故令袁濤塗說桓公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於是還師濱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桓公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程子曰齊命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何內師也 左氏傳伐陳討不忠也 濤塗之事左氏與公羊傳不同如左氏則齊師仍由陳還但怒濤塗之言幾誤軍事耳若果由陳鄭而歸則何必曾及江黃伐陳又再勤七國之師乎以此考之則公羊大陷沛澤之說可信不然何齊桓怒陳之甚既伐而又侵之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師出三時之久故必告而書至也

葬許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子叔孫戴伯也 左氏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誤軍非惟皐桓服楚受盟而志頓驕陳袁濤塗誤軍非惟皐其臣伐其君而又會七國侵之待其服而後已

五年 丙寅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甚之也初晉獻公以世子申生爲冢嗣後嬖驪姬姬欲立其子奚齊譖申生申生不辨被讒自縊陸淳曰申生有愛父之心而陷父於不義使讒人得志國以大亂諺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春秋罪獻公正其本也獻公寵驪姬嬖庶孽迷於欲而忘反蔽讒賊而不知輕世適之重以自禍其家國申生死未幾而公卒奚齊卓子亦被殺晉亂二十餘年董子所謂爲有國者之鑒也蒙首惡之名者聖筆專罪晉侯以爲有國者之鑒也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來寧成風也其子十歲隨母以來朝公也杞伯在其子幼而令行朝禮失正也春秋書以參譏之也

夏公孫茲如牟 左氏傳公孫茲如牟娶焉 茲叔牙子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首止公穀作首戴杜氏注陳留襄邑有首鄉襄邑今屬拱州 此衣裳之會第九九合第七會也王世子惠王之太子鄭也惠后死繼后生叔帶欲立之齊桓以王廢長立幼溺愛不可以諫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爲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階也於是世子之位定而周以寧故春秋善之是時王室衰微諸侯不貢覲齊桓率諸侯以尊世子是即尊天子也天子聞之寧不樂諸侯之推戴其子而不易其位君臣父子之道得矣故漢之四皓從太子而惠帝之位定周之諸侯會世子而襄王之位定皆納約自牖之義竊疑子房用齊桓之遺意也 春秋書及以會若王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特殊其會所以尊君而抑臣也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衆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堪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褒之正也雖非禮之正而合當時之宜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謂自今盟後不可違盟而反助惠王

發世子也世子天下之本本一搖則亂
謀干未亂所以寧周此春秋之義舉也

鄭伯逃歸不盟惠后欲易世子惠王徇其意故聞齊桓此舉反不以爲
輔之以晉可以少安王愚齊桓定太子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晉楚矛服于齊故以鎮安鄭鄭伯
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
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傳例曰
逃義曰逃逃者匹夫之事鄭伯内辜私命外欲與楚故不盟而逃春秋書之極
致其貶桓公不帥諸侯以討鄭則
天下無心于尊周則不知所懲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杜氏注弦國在弋陽軟縣東南地譜光州光山
縣　左氏傳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奔黃於是江
黃同此　黃弦同壤黃受弦子之奔故十二年楚滅黃原於齊桓不能
救弦遂啓其圍許救鄭之紛紛有憑陵諸夏之意春秋書滅弦皐桓也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左氏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
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　之謂甚其
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八月晉侯圍
上陽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　二年書虞師晉

師滅下陽五年書晉人執虞公虞方爲晉伐虢甫三年而晉滅虢虞亦滅不言
晉之滅虞見虞之自取也此可爲嗜目前之利而忘後患者之鑒然晉之用心
亦險矣春秋書人
以執惡晉侯也

六年丁卯**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杜氏注
新密榮陽密縣今屬鄭州　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
鄭所以不時城也　實新密而經言新城者鄭以非時興土功齊桓聲其罪以
告諸侯以諸侯之力圍鄭新邑久而不舉蓋欲待其
自服也鄭不即服故書伐又書圍著鄭伯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楚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鄭圍楚之
救許所以抑桀而救患不得不墮楚之計中然齊卒不
討楚之圍許亦畏其強而不輕舉也春秋書遂善之也

公至自伐鄭不言救許大伐鄭也師

七年戊辰**春齊人伐鄭**鄭伯南與楚合故齊復伐之力自足以
制鄭故不會諸侯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小邾子來朝小邾子附庸國即邾幣來也莊公五年嘗
來朝後從齊桓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鄭殺其大夫申侯 案左傳鄭以陳袁濤塗之譖內惡申侯故託以申侯自禁奔鄭故不忘楚嘗誤鄭背齊從楚於是殺之以說齊將以求寧母之盟也春秋書國以殺貶其擅殺之罪然申侯專利而不厭嘗城其賜邑甚美是皆有以致之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寧母 杜氏汪南平方音房與音旁縣有泥母亭音與寧同 管仲言於齊侯以德與禮懷諸侯令諸侯各受方所貢天子之物鄭伯使世子聽命于會言于齊侯欲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乃事齊爲內臣齊侯辭焉蓋鄭伯猶未誠服先使世子來以嘗之也至明年洮之會鄭欲與而不得始乞盟焉 此衣裳之會第十九合第八會也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

公子友如齊 杜氏汪罷盟而聘謝不敏也

冬葬曹昭公

八年己亡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杜氏汪洮曹地 此兵車之會第一王人下士從者也序乎諸

侯之上尊王命也案左氏傳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告難于齊八年盟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王人會洮還而後王位定乞者卑遜自屈之辭也鄭伯始洮盟而今求盟惟恐齊之不與盟故特書曰乞鄭之也

夏狄伐晉 左氏傳晉里克敗狄于采桑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有采桑津八年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其後滅溫侵衛齊桓攘夷狄何置之度外今其肆行無所忌憚也桓沒後與盟中國以至伐鄭侵齊侵魯爲中國患矣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禘王者之大祭非魯之所得用于大廟大廟周公廟也穀梁傳范氏注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廟立以爲夫人穀梁傳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言夫人必以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名則上無別欲尊其母實卑其父故曰非正也孫氏曰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欲尊其母因秋禘用夫人之禮致于大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惠王也 左氏傳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杜氏曰實以前年閏月崩以今年十二月丁未告師氏曰不書葬魯不會葬故也

九年庚午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左氏傳春宋桓公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襄子衛文侯鄭伯許僖男曹共伯于葵丘 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宋子襄公也在喪稱子葵丘宋地陳留外黃縣今開封雍丘縣　此衣裳之會第十一九合第九會也　左氏傳會于葵丘之會爲甚盛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故葵丘尋盟且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內女也公羊傳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不以殤禮降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陸氏徵言曰盟稱諸侯前目後凡之義侯之理孟子曰五霸桓公爲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且明周公之不與盟禮也天子無疑諸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　言齊桓以正率人壹明天子之禁諸侯咸諭乎桓之志春秋所未有故再書葵丘以美之

甲戌晉侯佹諸卒 晉獻公也　甲戌左氏作甲子佹公穀作詭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不書被弒是國人皆不欲立而里克殺之也克固不能無罪以經之書法視之不可以弒君之罪加之也故穀梁氏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竊詳聖人之微旨正所以明獻

公之罪而爲後世爲人君者之鑒也

十年 卒未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始朝齊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 杜氏注狄蓋中國之狄溫子周司寇蘇公之後國於溫故曰溫子　左氏傳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狄狄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溫畿內諸侯狄得而滅之方伯不能救是縱狄肆行於中夏矣溫子出奔不名與譚姞同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卓公羊作卓子　里克初無懼弗得立可謂正論及驪姬將弒世子難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爲烏烏集枯之歌以感動里克克聽其謀欲中立以自免稱疾不朝驪姬遂得成其奪嫡之計及獻公卒克殺奚齊又殺卓子其志欲納重耳此固克之有讖以重耳之宜爲君也然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守正以諫乃苟容以自圖及庶孽既立克又不以先君之遺命而遽殺之春秋正名書弒克不得辭矣故爲人臣不知春秋之義必陷于篡弒之罪也荀息傅二庶子雖云從晷然能不失信於先君故春秋重其死節而不失其官此可見聖人與奪輕重之權衡矣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杜氏注山戎也　左傳隱九年北戎侵鄭桓六年北戎伐齊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北戎爲中國患固當伐然方今狄楚恣橫伐國滅國相繼齊桓爲盟主置而不圖乃遠伐北戎何耶昔伐戎稱人今乃稱爵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惠公夏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帥師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自解說不篡將殺里克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 里克殺奚齊弒卓子與一大夫荀息春秋不以討賊之辭殺之又稱國以殺謂君不以罪殺之罪累上也其事與專殺大夫同蓋兌之所爲弒志在立重耳也夷吾立懼其殺二君也又將及我遂殺之春秋以其殺之不以罪懼國而不夫其官書之所以罪惠公也克固不能無罪使其心非公而行篡逆則殺之也春秋不若是書也當如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之類稱人以殺之謂一國之人爲可殺去族以殺之矣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于付反公羊傳作雨雹

十有一年 壬申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氏傳平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奠苟實爲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冬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平鄭祁舉及七輿大夫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蘇氏曰平鄭里克之黨也惠公既殺里克平鄭言于秦伯曰請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故稱國以殺言君亦過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陽穀齊地公會齊侯而以夫人與於其聞非禮也書之所以參譏之也 夫人習姜也

秋八月大雩 禮龍見而雩常祀不書書者以旱也穀梁傳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楚人伐黃 齊桓伯業初盛江人黃人嘗慕義而來僖二年與盟于貫三年會陽穀及齊侯伐楚則爲將角之勢又從齊伐陳所恃齊大國十年盟好之久今一旦黃爲楚伐被兵城守三時齊桓坐視而不救見桓之伯業自此衰矣

十有二年 癸酉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黃 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胡氏曰國滅死于其位得正而斃於禮爲合書滅者見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率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陳侯杵臼卒

十有三年 甲戌 春狄侵衛 襄陵許氏曰桓政始衰自楚伐黃不救則狄有以量中國矣

夏四月葬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杜氏注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　此兵車第二會也　左氏傳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爲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十一年傳楊邽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傳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王子帶奔齊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凡三見三年淮盟

十有四年乙亥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　左氏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避淮夷遷之鄫于緣陵公羊傳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胡氏曰齊桓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城邢者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焉其事專矣故前日後凡百書諸侯而不序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杜氏注鄫國今琅邪鄫縣鄫姒紀伯姬是也此上未見書季姬歸于鄫而今遽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季姬鄫

子曾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陰爲期會一旦遇于防此即野有蔓草邂逅相遇之意既已遇矣季姬遂使鄫子來朝使來請己爲妻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此意出於季姬故書及書使以著其惡書遇以明鄫子從季姬期而來非素不知也或以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使之來請也其失禮甚矣非所以謹男女之別也書之所以皆魯僖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杜氏注沙鹿晉地山名平陽元城縣有沙鹿土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何氏注鹿山足也　左氏傳沙鹿崩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傳沙鹿河上之邑其言崩襲邑也注襲者嘿陷入地中言崩者以在河上也河岸有高下如山有地矣故得言崩襲陵許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齊桓將興而天文墮晉文之祥也齊桓將興而天文墮晉文欲作而地理決王道之革也沙鹿崩

狄侵鄭　狄自入衛伐邢滅溫至是侵鄭肆行而無忌憚莫有攘之者書此所以志桓之衰矣　是年晉饑乞糴于秦

冬蔡侯肹卒

十有五年丙子春王正月公如齊十年當朝齊矣至是

楚人伐徐楚在江南都郢發兵伐徐徐在山東相去甚遠及近齊略不畏憚方伯之援師深入徐境其強暴可知矣必窺見桓之怠逆料齊之救必不速故敢爾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
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牡丘
齊地與匡近杜氏注匡衞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敖慶父之子左氏傳
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
以待之此兵車第三會也言大者譏諸侯之緩又不自往遣大夫
行故卒不解也書此以見桓之德衰而志怠也是年秦晉仲尼皆卒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
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八月螽公羊
作螟
左氏傳伐厲以救徐也杜氏注
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九月公至自會齊桓會諸侯魯未嘗書至惟此
書至暴師過三時之久危之也
季姬歸于鄫前年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而今方歸于鄫子以鄫淫奔
而後成禮直書之而鄫子季姬之罪自見而魯德之衰亦
不可掩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左氏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慝焉
焉夷伯魯大夫也夷諡伯字展氏之祖父大夫既卒書字震書震

擊之程氏遺書曰大抵春秋所書皆天人響應有致之之道如石隕于宋而言
隕石如夷伯之廟震而言震夷伯之廟此天應之也但人以淺狹之見以爲無
應其實皆應之然漢儒推災異皆
牽合不足信儒者見此因盡廢之
冬宋人伐曹莊十四年北杏之會齊會陳曹伐宋今宋伐曹左氏謂修
舊怨也後宋與曹既已屢盟今宋無故而忽伐曹宋可罪
也所以
人之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杜氏注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今泗州臨淮
縣救徐之師皆諸侯之大夫不用其情伐厲欲
攻其所必救以解徐難俱無所濟楚深入吾境以諸侯
之師救徐而楚反敗之何示弱也書之所以媿齊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九年秦齊
會師納晉
侯晉侯許賂中大夫郤而皆背之賂秦伯河外列城五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
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經不書伐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
怨秦伯也秦直故勇晉曲故老晉侯師敗身執而大辱國也君獲不
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秦舍晉君于外已而歸諸晉故不言以歸也
十有六年丁丑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
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程
石于曰于宋自空疑結而隕六鷁退飛倒逆飛也必

有氣驅之也　書是月者隕石之月所以別非戊申之日爾鷁飛無常不可定以日故言是月宋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魯史書之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爲後世戒星陽之象見于上而動忽隕而爲石石陰之類墜于下而靜是陽化爲陰動極而靜精氣返爲頑殭其齊桓伯業衰微將終之兆也獨見於宋者齊桓終而宋始伯也然宋無其德故天見災異之象于其地以警悟之也而宋不知警鷁水鳥遇風退飛欲進反退倒逆而飛其宋襄欲伯反爲楚辱之兆也明年齊桓卒而宋伯至五年有盂之執六年宋爲楚所敗不數月被創而卒亦如五石六鷁之數天之示人顯矣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友名也季字也大夫卒稱名今書字蓋僖公以公子友授立之功生而賜氏俾世其卿非禮也初曰季子來歸季氏自此興矣今曰季友卒季氏自此盛矣季氏盛而魯衰矣書以譏之者豫爲之戒也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諸侯者書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叔牙子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邾侯曹伯于淮　左氏傳謀鄫且東吾也鄫爲淮夷所病故淮杜氏注臨淮郡左右臨淮郡今泗州城鄫役人病有喪登台而哭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此兵車第四會也

十有七年戊寅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左氏傳以報婁林之役也英楚與國齊爲徐興師不伐楚而伐英畏強淩弱也其伯業之衰乎

夏滅項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杜氏汪項國汝陰項縣西水縣　左氏傳師滅項杜氏曰師魯師公在會別遣師滅項經不言師諱之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內諱執貶言止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聲姜信公夫人齊女以夫人而會齊侯雖曰齊之女非正也齊侯亦不可公又不當使之往參譏之齊以魯擅滅項而止僖公不恒遠會婦人于魯地此管仲既亡桓公志荒之政也

九月公至自會　杜氏曰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諱之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左氏傳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姬生懿公鄭次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雍巫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殯六公子無虧十七日乃殯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霸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于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

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且
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十有八年己卯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左氏
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欲納孝公三月齊人殺無虧以說宋案左傳齊侯嘗與管仲以
公子昭即孝公托孤於宋公則是生前已定昭爲世子矣桓公因嬖寺貂易牙以
樹禍本衛姬謀立其子無虧結二嬖及桓卒遂立羣公子爭立齊亂初桓公與
管仲豈不欲豫立長子無虧意必庸謬故思其次以公子昭托之於宋宋受其
托後公子昭奔宋故宋合諸侯兵伐齊以納昭齊方立無虧三月齊人殺
之見無虧不能君也宋公愛齊之託立昭不以其私故穀梁謂非伐喪也

夏師救齊魯誠欲恤鄰曷不諭齊以定孝公又從而以師是助作亂之羣
子抗宋也經不書公救齊而但曰師救齊下又書狄救齊所以
愧魯之所爲與狄等
也言救非所救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甗齊地左氏
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曰
四公子夏五月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
傳齊人將立孝

狄救齊狄何以利動來救齊者安知非四公子
之徒往求之也春秋據其實事書之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桓公卒五公子爭立以故宮中空莫敢棺
公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

月乙亥無虧立乃棺赴告已夜
殮九月而葬離故八月無丁亥日誤

冬邢人狄人伐衛邢昔爲狄所伐遷夷儀而幾亡賴齊桓救而城之
以感之也狄稱人何亦以累漸而至于強爾與楚稱人同中國狄焉狄則人之
進之也邢亦何知不過齊桓嘗有城邢之恩欲報之故與狄同伐衛所以救齊
也邢小國不知所以自守而擅興
兵以伐人之國故終爲衛所滅爾

十有九年庚辰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滕介宋齊之間
自與幽之會已
三十七年矣中間衣裳兵車之會未嘗一至宋襄繼起又不能事大國其見執
宜矣春秋書名所以罪之也宋非有德義服人肆已之強一會而虐二君非伯
計也執雖以罪不歸于京師惡
其專也故春秋書人以貶之

夏六月宋公作人曹人邾人盟于曹南此宋襄盟之始也二國
猶不服盟不國地而于曹之南所以及秋而
見圍宋襄始盟而曹已異趣無以服人心矣

鄫子會盟于邾鄫子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
邾故書曰會盟于邾
而會之於邾故
暴虐以說宋乃執而用之次睢之社睢水之

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鄫子雖來後猶愈於不來也邾子何肆其

天有妖神東表曾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左氏傳以宋公使邾子劉氏以爲不然曰鄫子爲季姬所使而朝魯春秋猶書使鄫子于社而經不書乎愚案邾子於宣十八年戕鄫子于鄫其惡鄫若此之酷宋公於戰尚不肯禽二毛安肯用鄫以祭此蓋邾附勢爲之故聖筆直書其罪以貶之也

秋宋人圍曹 左氏傳討不服也子魚司馬子魚公子目夷也言于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因墨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宋圖霸業欲服諸侯先自近始方與曹盟未幾即叛近宋莫如曹滕宋公一出執滕不足以示威盟曹不足以示信不思子魚省德之論徒欲速合諸侯而無遠略宜其無成功而遽敗也

衛人伐邢 左氏傳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 邢不自量其召兵宜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公羊會上有公字 左傳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齊修桓公之好也杜氏注地于齊齊亦與盟 楚欲抗衡於中國久矣齊桓能制其強故不得與中國之會盟及桓志少衰滅黃敗徐駸駸猾夏然猶有所懼也桓公沒而宋襄繼伯不能服諸侯故楚假不忘桓德之說求參與中國之盟會而行其志陳蔡及鄭近楚素所服者故先受其誅齊孝公不能繼志魯僖忘周公荊舒是懲之訓遂與之盟則年鹿上之盟及盂之會因訣宋公以伐宋故春秋諱魯而人諸侯以謹楚人與盟之始也

梁亡 梁嬴姓國伯爵虞伯翳之後梁地今屬同州韓城縣 左氏傳梁伯不共也書其亡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不堪則曰寡人

將至乃溝公宮潛壅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自內發

二十年 平 巳 **春新作南門** 杜氏注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 言新者蓋舊有而更新爲之也作者創造而非因仍也穀梁謂有加其度也春秋凡有興作苟非所當爲則必書聖人重民力故也南門如不可不作則與泮宮閟宮同不書矣蓋興學校以敎民復閟宮以事祖考有國者之先務固不必書也今書新作南門正閔子所謂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者故特書以示譏也

夏邾子來朝 邾姬姓國後漢志濟陰城北有邾城公羊傳邾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邾曹之同姓故不忍言其絕 隱十年鄭伐宋取邾歸于魯以此知邾爲宋蓋宋取邾時所得者及此又九十餘年矣而邾子忽來朝魯公羊所謂失地之君者何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 杜氏注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災也

鄭人入滑 左氏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帥師入滑 滑秦之邊邑隣於鄭鄭從楚以楚可恃故陵其邊邑而入之春秋書人以罪之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左氏傳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 衛報邢之師未已齊不能會諸侯相與圖之乃與狄盟豈先忘也狄能從齊懇故人而進之齊亦人之與狄同貶之也

冬楚人伐隨 左氏傳桓六年楚侵隨楚與成焉隨季梁諫隨侯修政楚不敢伐八年楚伐隨敗隨隨及楚平今隨不自量欲復漢東與諸侯叛楚楚方彊是召其伐而自屈也

二十有一年 壬午 春狄侵衛 杜氏曰爲邢故 楚狄數出民受其害害狄侵衛故但書狄削而不人之也 杜氏注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宋主盟故在齊楚上 時宋襄欲伯而無伯略而乃與楚盟夷夏雜處豈所謂伯春秋所以列序而人之以著宋襄志大而識淺自取敗辱也

夏大旱 杜氏注雩不獲雨故書旱 自夏及秋五穀皆不收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 杜氏注盂宋地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稱爵 左氏傳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公弗聽執宋公以伐宋執宋公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淫而無義請君以二乘

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墮之曰不可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 宋襄知不能識楚之詐其往會也不納目夷之諫愚而自用輕以其身陷於豺虎以取執辱諸侯見楚執會主而無一人伸義以正曲直之分故春秋以諸侯同執爲文以識之也

冬公伐邾 杜氏注爲邾滅須句張本 須句音劬

故須句在東平須昌縣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楚以詐執宋公伐宋宋服故來獻捷孟之會魯雖不與楚假此夸大以威魯也上書執宋公此書楚獻捷以明楚之執矣魯拒其使而不受請於天王討之可也僖公畏其強安能爲是舉也春秋不書曰宋捷爲宋諱不與夷之詐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古字通用 宋與楚初無怨隙楚因會以詐執之伐宋其志蓋欲伯也楚之計以宋大國循爲我執之諸侯不待盟而自服矣諸侯若能使宋人征繕而修文告之辭明宋之直正楚之罪則楚義愧情屈而歸宋公矣今魯僖不知伸中國之正理反與五國爲會求盟于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正墮楚人之計中春秋不書會楚子而曰會諸侯不與楚專釋也亦不與楚主是盟也然其執釋權皆出於夷已俱甚矣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蓋以爲中國之大恥而罪魯與諸侯反爲楚所制視中國爲無人矣

二十有二年 癸未 春公伐邾取須句 音劬 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

濟之祀大皞伏羲也四國伏羲之後故主其祀任今任城縣也顓臾在太山南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封近濟故世祀之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句成風家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猶夏周禍也邾雖曹姓迫近我狄雜用夷禮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　公伐邾取人國而返其君以亂易亂何異於他日之伐取也　焉何也不請王命擅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宋襄近為楚敕辱得釋而歸當悔過自艾修德布政以自強國歸甫三月遽興伐鄭之師鄭已服楚楚必救之是自召其伐也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陘音刑杜氏注升陘魯地　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君無謂邾小蠭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縣諸魚門邾城門記檀弓云邾婁復之以矢蓋自戰升陘始也謂邾雖勝死傷亦甚無衣可以招魂以矢招之也經書及公戰也不言公不書敗為內諱也　魯不務德好戰以陵小國不聽諫以致敗幾殞其身邾亦不自量而與大國角力所喪多矣豈保國之道乎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已言宋殺楚勿與戰弗聽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來司馬

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　公曰未可既濟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門官殲焉守門者師行在君左右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意林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天下之所謂仁義而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名而妨大德此無異盜跖以分均為仁後出為義也君子不然正其義不謀其利修其道不急其功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於孔子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所謂欲速者遺本也所謂小利者計末也師氏曰宋襄非王者之德而慕王者之兵無霸者之術而貪霸者之業志大謀疏妄意要功以自取敗觀其敗齊師執滕子圍曹伐鄭連年暴師毒民以逞其欲其於仁義蓋亦遠矣及戰于泓方以不禽二毛不以阻隘為辭則區區之意不足以濟事適足以自敗矣　楚以夷狄干諸夏故泓之戰雖曲在宋辭無所與宋公稱及極貶之也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宋邑漢志山陽郡東緡縣今濟州金鄉縣　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志於霸圖不會召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討之　十八年齊亂孝公奔宋宋襄公受託孤之命率諸侯納孝公甫五年宋為楚敗孝公遽忘納己之德視之不救而又乘機加之以兵故伐圍並書以誅其惡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左氏傳傷於泓故也　魯僖忘盟薄之信不會宋襄葬有志於附楚也　宋襄

秋楚人伐陳 左氏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成得臣王遂取焦夷城頓而還焦今譙縣也夷名城父今譙縣父縣城頓邑頓國今汝南頓縣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傳杞成公始行夷禮以娶子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杜氏注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絀稱伯至此用夷禮貶終其身故於其終貶之

二十有四年乙酉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伯如鄭請滑鄭怨王與衛滑也不聽執王使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襄陵許氏曰鄭執王使無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近世如唐晉資夷狄之力以定中國蓋不講於春秋戒襄王之所以出也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王德狄將立其女隗氏為后富辰諫曰狄固貪婪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弗聽同母弟王子帶又通於隗氏干廢隗氏頹叔桃子恐狄怨遂奉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遜鄭處于氾音凡書以隗氏居温明年晉侯以王命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王入于王城取大叔帶于温殺之于隰城晉侯朝王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王者無外言出則有外之辭居居其所難矣

天下莫敢有也雖實出奔而王者無外王之所居則成王畿鄭不敢有之以為國常山劉氏曰春秋之時王者政令僅行於境內才出畿內即非王有故曰出聖人撥亂反正則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故曰居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

晉侯夷吾卒 晉惠公以二十三年九月卒其子圉懷公嗣立今年正月秦伯納文公重耳二月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不書皆不告也杜氏以為文公定位而後告喪春秋據諸侯策書赴告而作經也

二十有五年 丙戌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二十五年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常山劉氏曰春秋滅國多矣惟衛燬滅邢而生名之者滅同姓也禮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名以絕先祖之祭祠戮骨肉之恩故生以匹夫稱之示王法不容誅也邢周公之胤也衛同所自出以小忿釁而絕滅之又使其臣為詐詭傾覆之計故名之同於楚子虔之誘殺也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伯姬魯女為宋大夫蕩氏婦也自為其子來逆婦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公自主之亦非禮也伯姬之嫁不書蓋內女雖親體不敵則不書於策所以尊君也今君失其禮以愛易典主大夫之辱是自卑朝

廷而慢宗廟非安上治民之節也

宋殺其大夫　稱國以殺不以其罪也與莊公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子迫於陳而出奔故楚圍陳以納之是中國諸侯不能恤小國反使夷狄得以行其義見中國失道晉文猶未伯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稱子在喪洮魯地莒小國無大夫以公與會故進之時有衛子則無敵公之嫌慶不氏未命也　左氏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莒以元年鄫之役衛文公將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名以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

二十有六年　丁亥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　杜氏注向莒地　左氏傳公會莒茲平公茲平時君之號莒夷無謚從魯稱故書莊子衛大夫也盟于向尋洮之盟也　洮之盟甫及一月餘以非莒子親至故重盟焉所以致齊之討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鄑弗及　鄑音畦齊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鄑亭

夏齊人伐我北鄙　齊孝公春方侵魯西鄙夏又侵魯北鄙故貶而人之

衛人伐齊　魯與衛盟于洮復盟于向齊以二盟伐魯故衛爲魯伐齊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傳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可以此罪責齊而伐魯懼不能支故公子遂如楚乞師書者惡其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極罪爲國者之無謀也使其能用展禽其政必有可觀者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杜氏注夔楚同姓今建平秭歸縣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文王之祖也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楚祖鬻熊夔子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則祝融鬻熊是夔之祖熊摯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於夔夔子吾是夔國滅虜服當名春秋以非其罪也故存其爵而不名者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公子遂如楚乞師　而道之伐之公羊傳乞者何卑辭也　齊再伐魯不能內修戎備而外乞師于夷狄極罪爲國者之無謀也使其能用展禽其政必有可觀者矣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杜氏注夔楚同姓今建平秭歸縣　左氏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文王之祖也楚人讓之對曰我先君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　楚祖鬻熊夔祖熊摯諸侯之祀不過其祖則祝融鬻熊是夔之祖熊摯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於夔夔子吾是夔國滅虜服當名春秋以非其罪也故存其爵而不名者春秋待夷狄之體也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傳宋以其善於晉侯也重耳之出宋襄公贈馬二十乘 叛楚即晉 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公羊氏謂剌道用師也時以師與曹又中道用之以伐宋故伐圍兼書以責楚也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傳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實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為魯援雍本與孝公爭立故使居穀以偪齊楚申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齊中國也楚夷狄也魯假夷狄之兵力以伐中國而又取其邑春秋以實事書之而罪自見也公羊謂患之起必自此始曾不能修戎備徒乞夷狄之兵以犯強齊會齊侯昭卒晉文行伯幸而免爾

公至自伐齊 魯以夷狄之師伐中國夷狄之心寧可保耶書致危之也

二十有七年 戊子 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余氏曰杞子來朝故也卒也以夷禮來也以夷禮至之所謂中國夷狄則夷狄之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氏傳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二月餘葬速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傳入杞責無禮也 今春杞子方來朝至秋遽帥師入之杞之朝用夷禮縱有

不共何故輒加之罪興兵以入其國亦虐甚矣故春秋書入以著魯之惡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傳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被廬晉地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卻穀可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乃使卻穀將中軍程氏傳楚稱人貶之爲其合諸侯以圍宋也穀梁傳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微言曰四國仲夷狄之罪昭然可見也 屈中國之義其惡大矣若書楚子則四國之惡不著故書曰楚人則從夷狄之罪昭然可見也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氏注諸侯伐宋公與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胡氏傳春秋於宋之圍人楚子以眾諸侯而公會之公之罪亦著矣

二十有八年 己丑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杜氏曰再舉晉侯者曹衛兩來告左氏傳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卻穀也前年楚使申叔戍穀以偪齊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初晉侯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焉宋襄贈馬二十乘晉侯歸而立其志欲霸至是宋爲楚圍適乘此機遂伐曹衛以解宋難恩怨並行晉文之志得

矣然其規模狹隘非霸者之大舉時陳蔡鄭許魯皆從楚伐宋豈不可先伐乎聖筆雖以侵伐而亦書爵蓋善其救患也

公子罕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氏傳公子罕戍衛公懼於晉殺子叢以說焉謂楚人不卒戍也杜氏汪公子罕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皆書刺用周禮三刺之法周禮司刺掌三刺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汪剌殺也　魯附楚畏晉故殺大夫以說強國戍衛本楚命詭言於楚不卒戍而殺之又以解於楚內殺大夫謂之刺不欲斥言殺以避惡名之辭也聖筆特書其實事以見殺無罪也其貶之也至矣

楚人救衛

左氏傳晉侯齊侯盟于敛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楚人救衛不克　晉於衛有宿怨方怒衛不假道又以其與楚新婚亦恐其非誠服于晉故請盟不許楚人救之欲其分兵力以解宋難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氏傳晉侯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杜氏曰畀與也執諸侯當以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所謂譎而不正蘇氏曰晉侯以不禮故私討于曹既執曹伯又以與宋人皆非義也書晉侯為入曹也既言晉侯入曹不可復言晉人執曹伯非以伯討許之也呂氏曰此一年記晉事最詳皆聖人所致意者觀晉文公舉動如此其有意於攘夷狄尊中國以繼齊桓之業乎至入曹仍以數稱宋則聚而人之不可四敵於晉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侯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文嘗受宋楚之施是時宋為楚圍晉於是不攻楚而攻楚之與國知楚之必救以解宋之圍晉方圖霸坐視楚暴則霸權歸楚矣然必待楚之先動而應之則天下不謂我背惠食言其謀可謂譎矣楚子倦兵欲退師其剛躁而欲戰者子王也先軫謀陰撓其黨拘其使以激怒之晉兵至于退舍其譎尤甚既以報德又以驕敵蓋先已逆料子王之必不退也春秋以楚雖請戰而書及乃在晉侯由先軫激之是以書晉此誅必原情之義也昔齊桓伐楚致屈完召陵楚未大創故滅弦誘鄭終桓公之霸不能制楚患晉文公以楚不大創則不知畏故欲戰而勝楚以定霸業蓋自齊桓沒楚與宋爭霸會于盂戰于泓執其君圍其城數以寡宋宋無霸略楚故侮之連年楚橫行侵暴逾甚良由中夏之無人故得以自恣及晉文奮起其規模素定姜氏去就侵曹伐衛兵威已震及城濮之役一戰遂霸自是楚人束手斂衽不犯中國者十五年晉文繼桓之業不旋踵而興可謂盛矣齊桓死于僖之十七年不踰年而楚與中國之盟晉文死於僖之三十二年直至文公九年楚方敢伐鄭其畏晉若此故晉之子孫終春秋之世相繼而霸也楚書人狄之也

楚殺其大夫得臣

楚子使得臣子玉也去宋曰無從晉師得臣請戰既邑于箕皆從子玉而死言何以見其父老　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申息二毅而死王無救故自殺　至連穀而使得臣自伐陳楚子立為令尹授以兵柄無非縱之以猾夏之事今楚子既知晉之不可敵不能使子玉勿敵而乃少與之師是棄其將而又棄其官罪累上也及其一敗而遂殺之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罪累上也及其

衛侯出奔楚 左氏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 春秋於諸侯出奔則名之衛侯不名責晉文也必晉文迫脅之也衛侯聞晉師勝故懼而奔楚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其兄弟相疑君臣爰訟故曰衛之禍文公爲之也皆原於文公鑿智自私而心不廣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氏傳晉師還至衛雍鄭地今滎陽卷縣作王宮于踐土五月丁丑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形弓一形矢百彤弓矢千兹弓矢千秬鬯二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杜氏注衛侯出奔其弟叔武攝位受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 三傳皆謂晉侯師還致天王屈尊下勞故經沒而不書非也天王避狄之難出居于鄭亦既五年諸侯未嘗救天王未嘗歸也晉文因破楚之威還過鄭地先會諸侯以朝天王然後導王北出諸侯前驅大駕徐渡不煩一矢而溫地之狄望風遁逃矣於是諸侯解甲而講朝會之禮天王耀兵而行蒐狩之事向之諸侯復從王而南王入京師諸侯又南圍許晉侯經略中外自今年之春自北而南夏自南而北冬復自北而南明年春復自南而北仍歸于晉一年之中四過成周三傳但以爲召君以就其地誤矣

陳侯如會 杜氏注陳侯本與楚楚敗懼而屬晉來不及盟故曰如會公羊傳如會後會也 陳侯蓋迷而復者言如會非晉強之也

公朝于王所 杜氏注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即王所在爾時晉幸諸侯朝王于踐土公亦朝故書于史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衛侯畏晉奔楚今自楚歸于衛衛侯出而不名復歸而名之其出也閥其爲晉所迫其歸也罪其藉夷之力而又擅殺叔武也

衛元咺出奔晉 案傳初晉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它人立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立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終殺叔武其罪大矣元咺出奔晉遏其君也衛侯歸之易以得叔武之賢在內守之故也

陳侯款卒 陳穆公卒

秋杞伯姬來 去年魯公子遂帥師入杞今年杞伯姬來伯姬莊公女也二十五年歸杞今其來寧成風也志入杞之怨釋也晉文伯權之立諸侯弛兵而遂修族姻鄰國之好也

公子遂如齊 二十七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今年盟于踐土故公遣大夫聘之解仇惡而修舊好皆晉霸之所致也

冬公會晉文侯齊昭侯宋成公蔡莊侯鄭文伯陳共子莒茲平父

子邾文子子秦穆人于溫左氏傳會于溫討不服也討衛詐杜氏注陳共公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乃在鄭上主會者次之也溫今河内溫縣

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穀梁傳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河陽古孟津地今懷州河陽縣說見前昭二十三年上下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晉侯惡衛侯元咺衛臣也故得以訟之于晉公羊傳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此兄弟相疑故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正之衛侯殺叔武則執有罪也何爲之也襄陵許氏曰司馬法邦國賊殺其親則天子在是而擅執諸侯軋矣是以推而遠之也

晉元咺自晉復歸于衛元咺訟衛侯于晉晉執之歸于京師囚之元咺即歸衛立公子瑕安知公主之也元咺自以晉侯必殺衛侯故歸而先立瑕其歸何易也以文曾爲之請納王十穀乃得釋元咺卒羅其禍以及公子瑕

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也許比晉會不至故因會共伐之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晉侯筮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以得免其錄不正矣名之者以其用賂而苟免也　許近楚之强晉之威不足以疐已而德不足以懷楚是以果于不服

二十有九年庚寅春介葛盧來左氏傳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魯城東南有昌平城公在會饋之禽未禮也杜氏注介東夷之國也在城陽黔陬縣今密州膠西縣地葛盧介君名不稱朝不見公且不能行朝禮雖不見公國賓禮之故書

公至自圍許圍許逾年而還不能服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左氏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于虎下盟列國皆僭大典諸侯大夫上敵王人公侯虧禮傷教故諸大夫諱公與盟且謀伐鄭也晉侯始伯翼戴天子諸侯輯睦王室無貴天而王城内大倉西南池水也胡氏曰翟泉近在洛陽王城之内而王子虎於此下盟列國盟是謂上替諸侯大夫於此上盟王子虎是謂下陵而無君之心著矣諱公不書諸國之卿貶稱人而王子虎亦與焉正其本也

秋大雨雹雨去聲左氏傳大雨雹爲災也穀梁傳何氏曰雹者陰脅陽而成雹胡氏曰雹戾氣也當時僖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季氏世卿公子遂專權政在大夫萌於此矣

冬介葛盧來左氏傳以未見公故復來朝禮之

三十年 辛卯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禔夷狄陵中國而不問何
耶書之者罪晉而譏晉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傳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
周歜冶廑曰苟能納我吾使爾
殺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故元咺
為卿周治殺元咺及子適子儀子儀瑕母弟
不去其官衛侯在外得釋志在殺元咺
人所惡故以公子冠之而稱及見瑕無
罪著矣然瑕立於元咺非受命于天王
十三年楚令尹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瑕還于周氏之汪軍傾要地水中
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時鄭惡瑕乃殺瑕以獻文夫人鄭文公夫人斂之鄛城之下

衛侯鄭歸于衛

衛侯始歸殺叔武再歸殺大夫元咺及公子瑕忮害而
專殺甚矣故名之以著其罪始歸稱復以繼之也再歸
不稱復絕之也
而國非其國矣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於楚也翟
泉之盟鄭不至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
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鄭既
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于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亡鄭
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
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晉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

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以利晉唯君圖之
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子犯請擊之公曰不可微夫人
之力不及此因人之力而敵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吾其還也
亦去之王氏集傳箋曰晉侯為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伯踰晉越周千里而助
人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也故皆稱人以示貶

介人侵蕭

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
而後舉兵也與荊人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高郵孫氏曰禮
書曰宰周公來聘用見周
道之衰而諸侯彊盛也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傳東門襄仲字遂也將聘于周遂初聘
于晉　魯大夫如京始此自入春秋魯始
聘晉凡遂者繼事辭爾皆以實書其褒貶即觀上下之文乃辨之爾古之為禮
賜君子小人不同況聘天子而乃可與諸侯同使哉實書其事而貶自見

三十有一年 壬辰 春取濟西田

高郵孫氏曰此蓋晉侯執曹伯而
反諸侯之侵地魯濟西之田嘗見
侵于曹魯於是取之趙子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惡其專奪雖復取本邑
亦無異辭言雖復魯之舊地亦與非其有而取之者同蓋無王命以正疆理者
取之不以其道也況晉
假公義以釋私憾乎

公子遂如晉　左氏傳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晉爲盟主屢會盟又歸曹所侵田故使公子遂往行聘禮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　劉氏曰郊用正月上辛則爲卜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吉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吉則不郊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蓋魯郊三卜不從故又以三月下辛卜四月上辛又不從始不郊非至四月始四卜郊也穀梁曰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于南郊免牛亦然卜郊不吉免之明本爲天不敢留天牲免謂縱之也劉氏曰郊歲事也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帝牲必在滌三月如不從則免矣中禮曰牲不中禮曰牛夏后氏尚人白牲周人騂牲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穀梁曰牛卜日曰牲得吉日則牛改名牲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以天子之禮樂賜魯伯禽使祀后稷以配天故記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不當賜伯禽不當受也故魯用僭禮之郊終十二公莫有能行之者或累卜而不從或先之以牛變不之天之警懼也至矣聖人即實事書之以志其僭因以示戒也

猶三望　望望祭也天子之事也天子不可遠屈凡天下山川百神無由徧及因望而祭之諸侯祭境內三川必躬必親何得行望而祭之禮哉猶者言卜郊不從猶用三望之僭禮特書猶以譏之也三望公羊曰泰山河海鄭康成以河不在魯以爲海岱及淮杜氏以爲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總名耳書之神二說之中意公羊必有所傳也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穀梁傳婦人旣嫁不踰境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二十五年蕩伯姬來逆婦三十一年杞伯姬來求婦皆小事也春秋何屢書之惡婦人預外事因書以示戒有國有家者不可不嚴閨有家之義也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衛遭狄患久矣昔爲狄所滅齊桓救而封之齊桓沒狄與邢假義伐衛狄覘晉之必不救故敢肆行而無忌晉文旣爲盟主以攘夷狄尊中國爲事衛小怨而失大體何以爲霸乎帝丘杜陽縣故帝顓頊之故墟故曰帝丘衛地也今開德府

三十有二年　癸巳　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羊作接　鄭文公卒穆公立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左氏傳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秋盟于邢胡氏曰再書衛人而稱及者所以罪非春秋之所貴況與戎狄豺狼即其廬帳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衛人及狄盟者中國諸侯之禮衰世之事已以罪衛也盟于是始廬德宗所以召平涼之辱春秋賤之以示戒也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左氏傳晉文公卒

三十有三年甲午春王二月秦人入滑秦穆公因槪子來告欲
乞白乙出師千里襲之事不成而中道滅滑已滅而晉入著不
能有其地也滑滑國河南緱氏縣或曰晉邊邑或曰鄭邊邑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左氏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
有禮君
其朝焉而加之以敏滅文仲言于公曰國子爲政齊猶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殽秦出師襲鄭不克晉與
師晉襄欲繼文公霸業而與姜戎禦秦親未葬而墨縗絰即戎忘親背惠其惡
甚矣春秋不書晉子而書晉人舉之也秦爲無道不哀其喪而越人之境志貪
其利而襲人之國違大臣而信小
臣以喪其師故止書秦狄之也

癸巳葬晉文公左氏傳晉子墨縗絰敗秦師于
殽遂墨以葬文公晉於是始墨

狄侵齊左氏傳狄侵
齊因晉喪也

公伐邾取訾婁秋公子遂帥師伐邾左氏傳以報升陘
不設備襄仲復伐邾杜氏
注魯因晉喪以陵小國
之役在二年邾人

晉人敗狄于箕左氏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御狄獲
白狄子襄陵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齊晉未暇討自
是中國咸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懲艾不復犯略是故戎狄之亂不
能震疊以威武則未易以德懷也杜氏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

冬十月公如齊左氏傳公如齊朝
且弔有狄師也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自國歸父來聘臧文仲以其有禮而請公朝以
比事屬辭觀之間晉而虐邾所以因齊聘而朝
之以自
託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杜氏注小寢夫人寢也譏公就所安不終于路
寢　君子貴於得正而斃薨于小寢非正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隕霜而百草不死冬温也惟冬温故李梅實春
秋書之記異與不時也天道四時失序則人道
必應之　襄陵許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豫而文
公暗弱繼之其咎遂著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魯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左氏傳晉陳鄭伐
許討其貳於楚也

清全齋讀春秋編卷第六

吳郡陳深撰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論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乙未春王正月公即位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僖公夏四月葬而叔服二月來會先至何耶見天子使大夫會葬禮也王室弱而恐後期也杜氏注叔氏服字諸侯喪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五月而葬禮亦書明臣子之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毛國伯爵衛毛伯字杜氏注諸侯即位天子錫以命圭合瑞為信劉氏權衡曰錫命者何命為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廟命之古者五十而命至周喪畢則命焉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劉氏曰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終喪受命正也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音趙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衛已六月戊戌取之　衛數被狄之虐不能報伐止于爲侵又俯就而與之盟既不朝晉又侵與國此晉所以首伐衛經書晉之爵蓋亦與之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　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高郵孫氏曰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左氏傳晉圍戚取之復孫昭子衛人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見伐求和不競本甚故使報伐示己力足以距晉衛孔達帥師伐晉伯主聲罪致討不自反其不仁無德以懷之而不知治其內及城濮之敗其勢始沮內溺于愛訪諸令尹子上欲以商臣爲太子子上諫以商臣有蠭目豺聲之忍不可立弗聽既而又欲立職而黜商臣而使江芈婦人知其情宜乎禍敗之及身吁積不善之餘殃而卒使反之于楚皐乃稱兵以伐之故書人皐孔達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傳晉侯疆戚田衛邑故公孫敖慶父子會之杜氏注戚衛地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楚以夷僭王擅強暴淩茂中國久矣至頵在位四十六年之久尤肆其虐齊桓服之晉文勝之稍戢楚用夷道徒知用兵衛外而不知治其內及城濮之敗其勢始沮內溺于愛訪諸令尹子上欲以商臣爲太子子上諫以商臣有蠭目豺聲之忍不可立弗聽既而又欲立職而黜商臣而使江芈婦人知其情宜乎禍敗之及身吁積不善之餘殃而卒使反之于楚

子天之報施眞可畏哉春秋書之不言其父而言其君稱世子以見有父之親稱其君以見有君之尊商臣於二者義絕也特書其惡使爲君父者謹履霜之漸而爲萬世之大戒也

公孫敖如齊 如齊始聘通嗣君也公孫敖穆伯也

二年丙申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及秦師戰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孟明前言三年將拜君賜故晉人以此笑之程子曰越國襲人秦之自辛也忘親背惠晉之惡也秦經人之國以襲遠雖憤無以爲辭矣故其來不稱伐晉不諭秦而與戰故書晉及憤以取敗故書敗績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造木主也公羊傳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練主用栗期年練祭也埋虞主兩階之間用栗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穀梁傳譏其後也　作木主欲俾神有所依故得象神而祭古者既葬作主于墓不終日而虞祭僖公薨已十五月方爲主慢禮而忘親甚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公如晉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不書諱之也不書公如晉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爲盟以厭之也厭於涉反猶猒也適晉不書公諱也杜氏注處父爲晉正卿不能以禮匡君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不地者

盟晉都 盟于晉都而公不出歃甚矣故諱之胡氏傳不書公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獻正君臣之分也適晉不書反書不致爲公諱恥存臣子之禮也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穀盟于垂隴

左氏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穀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杜氏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志其不雨之始終也八月之雨不言可見趙子曰夫子因舊史之書不雨告廟者則每時書之告廟則通言之志其不敬以示義也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 公羊傳大事者大祫也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躋者升也升僖公譏逆祀也僖公繼閔之後是爲人後也文公乃任情謂傳實閔之兄而躋僖公於閔之上以兄弟一家之私恩忘繼世天下之大統其踰制失禮甚矣書曰躋自下而上之謂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秦嘗入滑侵晉晉襄敗其師至于二再可以已矣而復會諸侯以遂伐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奪晉侯之爵如併諸侯皆貶以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僖公之喪未畢而使公子遂納幣于齊雖至四年一月方娶忘喪而行吉禮以娶爲急其哀戚之情

爲何如故特書以譏之

三年 丁酉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左氏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氏注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 晉襄圖霸益先定規模再伐秦而又伐沈沈從楚固可舉曾不自求所以紹霸之德政故春秋併與諸侯貶而人之

夏五月王子虎卒 翟泉之盟王人王子虎也 左氏傳王叔文公卒來赴吊如同盟胡氏曰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以同盟而致恩禮是以私情害公義也

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 晉地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秦穆歸自殽而作秦誓然彭衙之及此役猶以報復爲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敗之心而至此乎秦伯書人自年之也晉人不出知其嘗再敗有必死之志而不與抗可謂善審事勢也

秋楚人圍江 左氏傳楚人伐江 先儒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左氏傳隊而死也 公羊傳記異也螽飛至宋隊地而死若雨隊

冬公如晉 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請改盟改二年夔父盟 公如晉及晉侯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氏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江兵解故晉亦還　楚商臣有寵嗜不容之罪而致患於江晉當乘此機以誅之大合諸侯聲罪以致天討始可以言霸矣幾未能謀之亦墓其惡於天下商臣何以立乎其上必有圖之者矣遠攻強國而付之一大夫豈能濟乎

四年戊戌春公至自晉　夏逆婦姜于齊　程子曰納幣在喪中與昏喪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也胡子曰以成禮於齊故變文云逆婦以譏之　不書逆女而書逆婦則成禮於彼是公親逆非卿逆也經不書公責其非禮也不待至魯而先往成婚于齊故書婦不告廟故亦不書至不復成其爲夫人之禮故不稱夫人

狄侵齊　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

秋楚人滅江　左氏傳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素服出次辟正寢不舉盛饌過數鄰國之禮有數今過之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取不矜于吾自懼也　江之不祀晉襄不能爲之遠謀也

晉侯伐秦　左氏傳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子曰秦逆公館以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　王官之役晉避秦師禁舟之銳而不與戰可謂得計今不忍而又報伐晉嘗伐楚救江未數月而江爲楚滅是可怒也況楚商臣

弑君之賊晉襄坐視其夷滅小弱安在其爲盟主也以春秋比事觀之上書楚人滅江次書晉侯伐秦見晉侯於可伐者不伐可已者不已聖人皇皇晉之意彰矣

冬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傳衛甯武子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程子曰自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陸淳曰亦書薨著其非禮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生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名以其實不爲異辭者謹禮之變也

五年己亥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含戶暗切賵芳鳳切杜氏注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　連上文故不云歸某人含賵省文也然亦不欲以天子而稱號之也故略之以天子之命而歸諸侯妾母之含賵非禮也況含未斂時所用成風死於十一月今踰二月矣無歸含之禮不稱天王弗克若天也成風以妾婦之倫矣故不稱天以譏之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陸淳曰自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　仲子雖賻而非惠公之嫡故特爲宮而不祔于姑雖非禮典之正猶有所別異至戍

王使召穀梁作毛伯來會葬　王使榮叔歸含賵又使卿會葬施於諸侯妾母恩數有加非禮也故王再不稱天以示貶

公孫敖如晉 王湋使大夫歸含賵會葬公不自朝王庭盍亦遣大夫往拜天子之禮不報而令公孫敖如晉徒知畏盟主而忘其君也

秦人入鄀 音若 左氏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傳僖二十五年秦晉伐鄀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且後遷于南鄀鄀縣今襄陽宜城縣有故城

秋楚人滅六 六國杜氏注今廬江六縣地譜壽州安豐縣有六國故城今屬安豐軍 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楚公子燮滅蓼滅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忽然而亡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六與蓼今皆阜陶後 秦楚皆夷狄經書入鄀滅六著夷狄之彊盛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卒昭公立與僖僖公六同盟

六年 庚子 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且娶焉行父季文子之子也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所謂文子三思晉侯有疾故其人從者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

於秦秦舊好也乃使先蔑士會如秦立公子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音亦一音夜射姑狐偃子豐季也 案傳晉蒐于夷命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太傅陽處父聘衛而至謂趙盾能乃以盾將中軍射姑佐之射姑怨陽子易其班使續鞫居殺處父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狄之殺梁氏處父密言於襄公易射姑君漏言致姑射殺處父故春秋書晉殺其大夫罪累上也夫子贊易於節之二爻極言君臣慎密之戒此先書殺處父次書射姑奔狄射姑何爲奔也見殺處父者射姑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月告朔也經書閏月不告月明當告也猶朝于廟幸其猶存朝廟之禮也即不許子貢去羊之意

七年 辛丑 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部 魯屢伐邾嘗取須句得而端失今閒晉難又伐邾取須句因城部以備邾部魯邑卞縣南有部城今屬兗慶府泗水縣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人殺其大夫 左氏傳宋成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

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劉氏曰其稱人以殺何衆殺之者也昭公欲去羣公子而反爲穆襄之族所攻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蓋僅然後勝爾胡氏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衆人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 平聲 狐晉先蔑奔秦 左氏傳秦康公送公

子雍于晉穆嬴日抱太子以啼于朝趙盾與大夫患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公以禦秦師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劉氏曰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不與大夫專廢君也程氏曰晉始逆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自辜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秦戰不言敗者秦之糾不正與晉逆公子雍既悔之又不謝秦皆自辜然二國之兵晉曲尤甚故秦伯趙盾皆稱人而特以晉及書且不書秦之敗深辜晉之置君而不定也

狄侵我西鄙 襄陵許氏曰狄懲箕之敗四年間一侵齊而未肆至是始復侵魯侵齊侵宋侵衛晉襄既沒莫之忌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扈鄭地杜氏注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今鄭州原武縣 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見伐故欲結援穆伯如莒涖盟盟已定而徃臨涖之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程子曰文公怠政事多廢弛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徃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徃與晉盟 靈公在抱以一趙盾而會諸侯春秋不書其名止書大夫若曰晉大夫俱同會也不與盾之專也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八年 壬寅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襄王崩頃王立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雍於牾切左氏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衡雍鄭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雍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 晉靈幼而魯文怠故國事歸三臣征伐會盟專于三家而公室遂卑扈衡雍之自是政在大夫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暴鄭地 公子遂以二事特命而出會趙盾甫二日遂會伊雒之戎以戎而居洛邑天地之中亂華甚矣春秋兩書公子遂故特別之夷夏不可雜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氏傳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帶奔莒從巳氏焉巳氏莫 公孫敖受命以赴天王之喪棄君命而徒返是可臯也況志在淫放其自辛可勝誅哉春秋書其慢王棄君忘哀廢命容其復而後奔著罪之無政刑也

冬蝝生 解見桓

宋人殺其大夫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宋夫人因戴氏之族華樂皇皆戴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呂氏曰守節以死者死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 昭公初立欲去羣公子而致殺大夫之變今又以不禮於君祖母致大臣或死或奔春秋皆以官書所以見六卿君所與國政者司馬典兵之官而被殺則威權奪矣司城稱禦之任而出奔則君孤露矣故以國殺書之以臯昭公也

九年 癸卯 春毛伯來求金 書此與隱三年武氏子來求賻同義周室微弱王政不行貢賦不入故國家遇喪則賈之乃遣使求賻求金於諸侯以濟其用諸侯又不供其喪致使來求無君之甚矣當喪失君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故不稱使必稱之聖筆削之也削之者不欲言天子使求金止言毛伯則似毛伯私求之耳求賻亦若是矣

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葬天王而公不往使大夫行失禮也然此猶愈於不遣大夫者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先都在六年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上穀本同左先克曰狐趙之勲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胤得中軍佐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胤得田於董陰七年晉御秦師于董陰以軍事奪其田先克先都梁益耳非卿不書稱國以殺者君與大夫以政殺之也加之以人則殺之者不特君大夫必有衆人與於其間書此見晉君幼而權臣擅殺無政刑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歸寧禮也反致於廟禮也夫人出不致者皆非禮也若文姜哀姜數出則不致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左氏傳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胤得非卿不書 凡殺二大夫或三人不書及其臯均也書及者因殺是人而并及之也所以著臯輕不當殺也先都士穀箕鄭父使賊殺先克以作亂固可臯然經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何也蓋靈公幼趙盾專先克爲中軍佐盾之黨也三人者忿盾之專欲先翦其羽翼以自強故殺先克春秋以其有所爲故書人而不去其官書及是其臯輕者寧不可從末減乎而皆殺之是大夫之專生殺也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傳莒山楚

大夫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龍及樂耳三子鄭大夫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　楚自城濮之敗不敢窺中國者十五年聞晉襄卒而幼君立遂伐鄭趙盾秉晉之政志欲攘楚帥諸大夫之師救鄭而緩不及事及鄭和楚囚鄭公子而去惜乎盾志不恪不能乘機以撲楚之焰而使之知所畏憚也故春秋悉皆人之因諸大夫救鄭緩而玩敵故至夏而狄侵齊傳以夏楚侵陳克壺丘經不書皆晉之失也

夏狄侵齊

秋八月曹伯襄卒

九月癸酉地震 天動地靜常也今地動則異矣蓋陰盛極而動陰陽不兩大陰盛則陽微君弱臣強之應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楚始以爵書亦漸而進之也自是止稱人至此君書爵而臣書名與諸侯同蓋聖人不輕絕人以其來聘而懾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也張主一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衣服曰襚不稱大人聖筆所定杜氏以爲從來者辭非也此書法亦猶書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之辭也此書僖公成風蓋妾母繫子之義成風卒已五年何秦人始來歸遂雖相去之遠寧無耳目以知之嘗度秦人之意欲遠交於魯行聘則不欲自甲故詐以爲不知成風之喪已久姑致其襚結好以親之也

葬曹共公 無傳

十年 甲辰 **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大夫書卒係國之重輕者魯之名大夫其卒也固宜書然自莊公末年文仲已與聞國政四十餘年不聞治效夫子所謂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則書臧文仲雖非賢若亦曾取北徵縣屬湯胡程子曰晉舍嫡嗣而外求君之道也故夷之趙子曰我狄舉號賤之也穆公倘遇貝於垤二吕康公不紹孫謀故反其表稱國狄之也

夏秦伐晉 左氏傳秦伯伐晉取王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夷狄之也故貶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爲工尹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殺宜申而以國殺又不去其官何耶蓋穆王即楚世子商臣者弒逆之罪人人所得討也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一時不雨則告廟告廟則書文公怠於政無閔雨之心不告廟故直併三時言之

及蘇子盟于女 音汝 **粟** 左氏傳頃王立故也杜氏注頃王新立與魯盟親諸侯也陸氏纂例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也吕氏曰天子內臣無外交與之盟非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狄侵宋諸侯不能救楚子與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觀

宋之弊而乘之也楚於宋仇國常爭盟而晉救宋敗楚今陳鄭會楚子將以伐宋宋華御事見幾乃逆楚子遂相與田孟諸宋楚甌和陳鄭自端楚子獨與蔡侯次于厥貉將以致毒於人也楚今稱子至明年伐麇亦以爵書亦自是與中國等夷狄強則中國衰矣蔡書侯愧其以中國諸侯而從夷狄也

十有一年乙巳春楚子伐麇左氏傳十年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戰大心子玉子敗麇師於防渚麇潘出下復浮去聲伐麇至于錫音羊又音昔穴許氏曰楚侵伐書子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杜氏注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今拱州襄陵縣　左氏傳叔仲惠伯叔牙之孫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楚者　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諸侯之所以貳楚者以不能自強亦以晉靈幼不能紹霸業趙盾雖專政無威令以服夷狄故諸侯數被其患不得已從之承筐之會晉大夫不責己而又謀治諸侯之從楚者何不思晉文之爲盟主其霸略何如耶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即位而來見也音現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復之八年意諸來奔歸不書因賀楚師之不害也往年楚大厥貉將以伐宋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杜氏注鹹魯地　左氏傳鄋音搜瞞侵齊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子鍼叔孫得臣追之士貞伯駭御莊叔御下臣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驂乘冬十月甥殺鄋瞞獲長狄僑如富父終

甥搏其喉以戈殺之

十有二年丙午春王二月邾庶其以邾婁人鄫人于鄫　左氏傳邾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音無鍾國人弗徇邾庶其以邾婁鄫大子來奔公以諸侯逆之趙子曰諸侯嗣位未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死而不喪身未即位以邑出奔而稱邾伯一何乖繆劉氏權衡意者邾伯去年卒大子今即位日淺而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其即位日淺而或謂之大子而左氏則誤以爲大子出奔泰山孫氏曰諸侯擯惡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自失國也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又來奔齊所偪爾故不名

杞伯來朝　杜氏注復稱伯舍夷禮　左氏傳始朝公也公即位始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文公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子也　左氏載杞伯絕婚事蓋誤以成八年九年事妄置於此

夏楚人圍巢　杜氏注巢吳楚之間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今無爲軍巢縣　左氏傳楚成嘉爲令尹若敖曾孫子孔羣舒叛楚羣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案巢二國羣舒之屬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左氏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
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
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王人三辭賓苔曰寡君願徼福于周公
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
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
賄之張氏曰秦人以賄結魯魯亦厚賄荅之賓主相與以貨利而忘視霸主之
受兵此比事以書不
待貶絕而惡見者也

冬十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傳秦爲令狐之役
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伯謂士會晉士會七年奔秦曰若
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
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年少不在軍事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史駢之佐上
軍也若使輕士挑者肆焉暫往而退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上軍不動趙穿
追之不及反怒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
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士皆未慙也慙奮也明日請相見也
史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晉甲趙穿當軍門呼
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于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
晉入瑕 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 陸氏纂例曰戰不書及交爲主也程氏曰
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言晉及 前年秦伐晉春秋以秦惟事報復故
夷之至此秦又伐晉戰于河曲秦曲甚矣故不書晉及其
黷武殘民則二國之臯同故秦伯趙盾皆以人書貶之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魯邑今密州諸城縣鄆魯之東鄆今
偏外國故帥師城之言及者別二城
也春秋書大夫帥師城邑貶之也

十有三年丁未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邾子蘧蒢卒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不利於君邾子曰
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
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
也民既利矣遷也吉莫如之遂遷于繹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說見二年十年

大室屋壞 公羊大作世 左氏傳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
故書以見不恭 大室大廟之室也自正月不雨至七月無壞道也
廟久不修以至于壞春秋志此以譏文公怠
慢事宗廟循不謹若此其能修舉政事乎

冬公如晉 衛侯會公于沓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己丑魯而未至于晉也

公還自晉　鄭伯會公于棐　公羊作斐杜氏注斐鄭地　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公一出盟晉徃還與衛鄭會又爲請平于晉公皆成之衛衛武子奔衛晉因公請平于晉公羊氏謂春秋善之

十有四年戊申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　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訴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伐人喪其盲羣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宋地杜氏注在梁國穀熟縣西今南京應天府　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者陳蔡謀邾晉欲納捷菑繇例曰此行會禮而又別日行盟禮故書日以謹之程氏曰始會議合而後盟盟者志同故書同　許自晉文圍之不服襄公又嘗伐之今始與會盟楚自晉襄末年滅江滅六已肆其暴趙盾秉政猶復伐鄭次貉圍巢其猶夏自若至十三年魯文朝晉衛鄭請平因招致久負罔之許會盟于新城猶修復齊桓之霸政

然何足以方首止葵丘其如晉靈尚少大夫擅政故止書癸酉同盟于新城當時楚商臣弑逆之罪若此徒以強暴服人非晉大夫稱主此盟則諸侯不免畏而從之中國淪而爲夷矣

秋七月有星孛入北斗　孛彗星也狀如箒除舊布新之象其言入者斗有環域入其魁中也　北斗天之三辰綱紀之星貴星也孛以邪亂之氣入其中春秋書之以紀異也　左氏傳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宋齊晉天子方伯中國綱紀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弑昭公十八年齊人弑懿公宣二年晉趙穿弑靈公　胡氏傳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奔晉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　趙盾豈不知貜且正而長當立捷菑庶不當立何處興師八百乘繇地千里至邾之城下待其辭然後知竊料盾之知必不如是之疏也蓋盾之欲伯示服義於諸侯也　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曰晉帥皆有名氏書人何也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徙故爲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理而小可嘉者皆以諱爲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公孫敖以罪奔莒何以書卒敖爲魯大夫棄君命從莒女失君臣父子兄弟之義竄身四年無所容於天地閒死於旅而不獲歸春秋特書其卒著其迷於欲而忘反爲世戒也

齊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弒舍齊人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弒也陸淳曰聞之師曰春秋之作本懲姦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稱子國人弒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也

公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爲蕭封人以爲卿蕭宋附庸還并爲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陸氏微旨曰時奔者皆以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貪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貴之也

冬單伯如齊 泰山孫氏曰單伯魯大夫之命于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年未踰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與

齊人執單伯　齊人執子叔姬 齊商人弒其君舍子叔姬舍之母魯女也魯使單伯如齊欲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人怒爲是而執之常山劉氏曰商人弒君之惡已顯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此而事之又致執其君

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子叔姬劉氏妙旨曰兩稱齊人者彼雖專執聖筆兩執之正男女之別也況爲國女雖同執之猶將異之云爾

十有五年 己酉 **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　魯不能及其閒暇以明政刑仗義興師討齊弒逆之臣而反因晉以求於齊晉欲繼霸亦不思討商人何以言盟主也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掌兵官也華孫宋督之孫華耦也來盟出於彼而自來盟也不稱使非君命之也　宋自僖二十一年被執之後久不與魯通問今華孫以其君無故自來結盟通好將以紓難宋大夫書於經者多矣惟三人以官舉見春秋與之也

夏曹伯來朝 十一年曹伯來朝今復至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十人以告惠叔循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錄卒錄其喪歸春秋爲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易曰有子考无咎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孝故聖人以敖著教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日有食之說見隱三年鼓用牲于社說見莊二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單伯自齊至魯書至是魯大夫明矣若以爲周大夫何不言歸京師春秋何不皇齊之執王使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新城之盟趙盾主之蔡不同盟故郤缺伐之然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蔡從楚不與中國諸侯盟固可罪晉既伐之不待其悔過而遽入其國甚哉晉之不競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無故而侵魯故人之故季文子告于晉　齊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於扈無能爲故也劉氏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欲治齊而後不能惡晉也惡晉而言諸侯何晉固諸侯之長矣亦諸侯之罪也胡氏曰八國之君不序略之也夫夷狄猶然後略之君臣同爵而不分爵號曷爲略八國等於夷狄弒君之賊夫人所得討也故陳恒弒君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而請討今商人弒吾晉與諸侯不奉天討受賂而退何以賢於夷狄哉故書諸侯盟于扈分惡於諸侯也伯國合諸侯而謀舉事者將以圖功而成名也晉受賂而不舉則是求名而亡徒爲盟會而已經不書晉但書諸侯兼罪之也眉之佐霸有慨於管仲矣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胡氏曰不言齊子叔姬來歸而曰罪齊人自絕而歸之爾春秋深罪齊侯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張氏曰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其歸不以出夫人之例書之而書齊人深辱其國人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齊賂晉以諸侯之不能見伐故又侵魯伐曹以此年夏曹來朝魯也入其郛殆矣　公羊曰郛恢郭也城外大郭也

十有六年 庚戌 **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　弗及盟弗與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不可以會次國之君齊侯以季文子不可以敵己故弗與盟魯請盟於齊蓋欲與齊平也文公不自往而使季文子犯分而行安能平數年之隙遂爲徒往以區區逆亂之齊文公不能自強以討之反爲其侮命使則遭執辱時乎侵犯邊鄙以至自屈而與之平又不見答益見魯之衰矣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即朝廟而告朔也文公怠於政自二月至五月不視朔也左氏謂有疾託之也故聖筆不言疾而直書之自此不講告朔之禮致餘公不復舉行及定公時故夫子有爰禮存羊之論胡氏曰文公厭政備見於經聞不告朔朔不視無雨不閟會同不

梁廟壞不修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急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鄄

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鄄丘師氏曰納賂於齊而求盟其弱可知也而齊侯受賂以與遂盟則黷之弗及季孫者亦豈以禮而卻之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聲姜薨杜氏注德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氏傳有蛇自泉宮出即泉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自伯禽至僖公十七君此蛇equals亦十七也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蛇妖自此出而聲姜薨故毀之劉氏曰魯人以爲祥而毀之非明民之道也公羊傳泉臺郎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案傳楚大饑戊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幸羣蠻以叛麇人帥百濮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羣夷乘楚饑而攻楚儻畏而徙則無以保其國矣用賈蒭之善謀制而服之可也秦巴從楚麇爲戎首以滅鄢國罪可知也人三國而書滅庸惡之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

左氏傳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襄夫人周襄王姊昭公祖母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司城也昭公不道襄夫人殺之而書宋人見衆欲弒之也然以弒君之辜歸宋人則凡與於弒者當以輕重斷獄所以辨上下

定民志也

十有七年辛亥春晉靈人衛成人陳靈人鄭穆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弒君猶立文公子鱄而還鄉不書經但書失其所也失其所討之罪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故貶之胡氏曰稱人賤之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孫氏曰聲諡也九月而葬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

齊侯伐我西鄙

西左傳作北去年夏公子遂納賂於齊盟于鄄丙申北甫十越月齊又來伐我盟可恃乎齊以強凌魯弱也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襄仲請盟六月盟于穀齊方伐我我未能報先及而與之盟魯服而求平也以鄄立之盟弗與而齊復來伐故親及盟也書此皆譏魯文也

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劉氏曰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柰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諸侯會而不列略之也與十五年盟于扈同書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壬子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高郵孫氏

曰莒非路寢皆不正也
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 秦康公卒
子共公立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音觸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閽職之妻而使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齊商人驟施聚士以成弒舍之謀既立而天子不討諸侯容之故商人恣行不道反數數侵魯自以爲莫敢誰何甫四年而禍起肘腋爲二微者所弒卒自受其報出乎爾反乎爾理之常也然春秋之法仍書齊人弒其君者以商人君齊四年諸侯與之盟會不可不謂之君也殺之宜坐弒君之罪故書曰齊人弒其君商人此春秋懲篡弒塞禍亂之源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傳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
葬也襄仲賀齊惠公立故且謝齊來會葬

冬十月壬卒 左氏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故嬴嫁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襄仲見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襄仲殺大子惡及其母弟視視賤不書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襄仲詐以子惡之命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若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若命可死非若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　子之名左氏曰惡

公羊曰赤未知孰是若如左氏則亦晉師服所謂異哉君之名子也子般書名而此不書文公已葬故不名也胡氏曰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民臣之心也　不日史闕之也不地見其弒也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後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中曰子卒則知邪謀出於使齊之二子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哀姜胡氏曰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見其非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于孫邾者而魯國臣子殺適立庶敵嫡宣公不能事主君存適母其罪不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告宣公之立也沙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二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齊而知之也

莒弒其君庶其 張氏曰凡稱國以弒者蓋其君以無道爲國人所弒而公生大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不能討皆當誅不赦之罪也　左氏傳莒紀因國人以弒紀公以其寶玉來奔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